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三 年

第 一 號 至 第 十 五 號

第 二 二 六 次 會 議 至 第 二 四 〇 次 會 議

一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六 日 至 二 月 四 日

紐 約

目 次

	頁 次
第二百二十六次會議	
一 臨時議程	1
二 秘書長就阿根廷及加拿大出席安全理事會代表全權證書提出之報告書	1
三 歡迎安全理事會三位新理事就任	1
四 通過議程	2
五 關於查謨喀什米爾情勢的討論	2
第二百二十七次會議	
六 臨時議程	4
七 秘書長就加拿大代表英聯王國代表及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全權證書提出之報告書	4
八 通過議程	4
九 繼續討論查謨喀什米爾之情勢	4
第二百二十八次會議	
一〇 臨時議程	15
一一 通過議程	15
一二 繼續討論查謨喀什米爾之情勢	51
第二百二十九次會議	
一三 臨時議程	38
一四 通過議程	38
一五 繼續討論查謨喀什米爾之情勢	38
一六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印度尼西亞問題斡旋委員會主席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	54
第二百三十次會議	
一七 臨時議程	55
一八 通過議程	55
一九 繼續討論查謨喀什米爾之情勢	55
第二百三十一次會議	
二〇 臨時議程	61
二一 通過議程	61
二二 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70
第二百三十二次會議	
二三 臨時議程	72
二四 通過議程	73
二五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73

第二百三十三次會議		
二六	正式公告	89
第二百三十四次會議		
二七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91
第二百三十五次會議		
二八	臨時議程	99
二九	通過議程	99
三〇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99
第二百三十六次會議		
三一	臨時議程	116
三二	通過議程	116
三三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116
第二百三十七次會議		
三四	臨時議程	124
三五	通過議程	124
三六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124
第二百三十八次會議		
三七	臨時議程	133
三八	追悼甘地	133
第二百三十九次會議		
三九	臨時議程	136
四〇	通過議程	137
四一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137
第二百四十次會議		
四二	臨時議程	153
四三	通過議程	153
四四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153

提出他的初步陳述，同時保留他以後提出補充說明的權利。

我們認為這樣至少可使雙方的意見差不多同時向世人和安全理事會陳明，對於雙方都有利。從安全理事會的觀點看來，任何進展當然都是有利的。我認為我們應該儘速處理此事。因此我贊成定於明日午後二時三十分繼續開會。

主席 請諸位理事注意 祕書處當於明日上午，至遲於明日下午，分發巴基斯坦代表團的節略，這是對印度政府原提節略的答復。

現在我想詢問敘利亞代表是否堅持原議。

Mr EL KHOURI (敘利亞) 我並不堅持。

主席 既然如此，理事會請必同意於明日午後二時三十分繼續開會。下次會議中將由巴基斯坦代表首先發言，同時了解他仍有機會在將來一次可能臨時召集的會議中口頭或書面補充他在明日午後會議中提出的陳述。

(午後一時十分散會。)

第二百二十八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六日星期五午後二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Mr F VAN LANGENHOVE (比利時)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阿根廷、比利時、加拿大、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敘利亞、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一〇。臨時議程

(文件 S/Agenda 228)

- 一 通過議程。
- 二 查謨喀什米爾問題

(a)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印度代表為查謨喀什米爾情勢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628)。¹

(b)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為查謨喀什米爾情勢事致祕書長函(文件 S/646)。¹

一一。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二。繼續討論查謨

喀什米爾之情勢

經主席的邀請，印度代表 Mr N Gopalaswami 及巴基斯坦代表 Sir Mohammed Zafullah Khan 列席理事會。

主席 依照議事日程，目下繼續討論查謨喀什米爾問題。

對於巴基斯坦代表的發言，用即時傳譯制。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巴基斯坦) 自從安全理事會昨天下午散會以後，我仔細考慮過我今天下午究應在何範圍內提出陳述。一種辦法是只對印度指控巴基斯坦各點及其細節作一簡單答辯。另一辦法是設法說明整個問題的背景，同時今天下午根據那個背景只談論喀什米爾問題而不提及巴基斯坦依據憲章第三十五條規定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控訴案中所涉及的其他事項。

這兩種辦法都有若干流弊。第一種辦法的流弊是倘不對這個問題的背景略加申述，那末需要判斷的問題的癥結或至少是需要判斷的問題的背景恐在若干方面不免為人忽視。採用第二種辦法的流弊是至少在我陳述的前一階段，安全理事會中的若干代表尤其是英聯王國的代表和顧問可能感覺厭煩，因為他們對於我所將說明的問題背景在大體上而且甚至於在細節上都已經瞭如指掌。

可是我經過詳細考慮後，決定採用第二種辦法，因為此事不但涉及嚴重、迫切和棘手的問題，而且這些問題的解決方式可能造成目前未必能夠看清的後果。這個決定，希望安全理事會能夠鑒察。

任何國家被指為可能破壞國際和平，總是一件不很愉快的事。不過除此以外，還要請諸位注意目前的問題不僅是法律上、憲政上或政治上的問題。此事有一人文上的背景，安全理事會諸位理事在考慮各種有待解決的具體問題以前必須先了解這個背景。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補編。

印度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都依據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五條向安全理事會申訴。由此可見兩國政府都認為兩國之間已發生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爭端。我與印度代表完全同意，認為目前情勢嚴重迫切，必須加以緊急處置。

印度代表提出安全理事會的事項只限於喀什米爾問題。巴基斯坦所提出的事項則包括兩國間所有待決的主要爭端和問題，這些爭端和問題倘不解決足以造成擾亂和平的後果。

安全理事會目下處理喀什米爾問題，這是當然如此的，因為這個問題在巴基斯坦所提其他問題之先提到安全理事會。因此我在目前階段中只就喀什米爾問題提出陳述。可是我前已說過，為了解喀什米爾局勢起見，必須切實明瞭它的背景，因為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問題。所以目前我僅在為充分了解喀什米爾問題所必需的範圍內提起其他事項。至於其餘種種問題當俟安全理事會予以處理時再加申述。

不過為了重建印度與巴基斯坦間的友好關係和消除所有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的威脅起見，顯然必須及早解決兩國間足以造成此種威脅的一切重要爭端。假如一面安全理事會在設法排解喀什米爾的糾紛而一面兩大自治領又在其他嚴重爭端上發生衝突，那我敢說安全理事會等於徒勞無功。其他嚴重爭端經載列於業已提交安全理事會的文件貳〔見文件S/646〕，已在諸位洞察之中。因此我深望安全理事會於審議喀什米爾問題之際對於其他種種爭端也同樣加以審議。

實際上一俟我陸續陳明事實，諸位便可以看出倘不直接提及其他若干問題就不能充分了解喀什米爾問題的癥結。

現在回到喀什米爾問題 首先必須對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國的起源略加敘述，以便充分了解兩國爭端的背景，尤其是喀什米爾爭端的背景。因此我不得不先作基本而初步的陳述，可是我對於這一部分只是粗枝大葉地略述梗概而已。

在英國統治下，印度大陸分為兩部分 一部分直接由英國人治理稱為英屬印度，另一部分由印度君主治理，稱為印度各邦，英聯王國對於印度各邦保有並行使宗主權。

英屬印度分為十一行省和若干中央直轄區，例如德里(Delhi)，Ajmer, Baluchistan等皆是。至於印度各邦，為數達六百以上，不過大部分都是地域狹小的邦郡，缺少主權的特徵。其他若干邦的幅員可與歐洲各國比擬，除他們的對外關係由英聯王國控制另有若干方面

由英聯王國的常駐代表貢獻意見外，他們握有充分主權。

在人口分配方面，英屬印度約佔印度整個人口百分之七十，印度各邦總計佔印度整個人口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以面積論，印度各邦在整個印度大陸中佔三分之一，英屬印度佔三分之二。人口的劃分係以社區為基礎，其比例約計為三與一之比，就是說三個非回族人與一個回族人之比。

安全理事會所須注意的主要問題是回族與非回族的區別，可是非回族的主要份子素來是印度族。此外有一個較小而極重要的社區，就是塞克(Sikh)人社區，安全理事會在審議喀什米爾問題時對於塞克族的社區須特予注意。

全印度的塞克族社區人口總數不過五百萬人，以旁遮普為中心。只有一小部分塞克人長期居住旁遮普以外，大部分都住在現稱為旁遮普省的中央地帶。塞克族雖然只有五百萬人可是他們是一個組織極為嚴密的社區。他們在習慣上、天性上和訓練上都是軍事化的，已往他們參加印度軍伍者人數之多遠超過其與整個人口的比例。同時塞克人勤苦耐勞，在和平時期是優良的農民、技士、匠師和技工。

印度十一行省間的人口分配相當奇特。回族在全印度佔人口四分之一，不過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各省中的分配比例不同。回族在四省中佔大多數，在其餘七省中佔少數。如此遂造一種奇特的現象。這就是說 從一個統一政府或聯邦政府在全印度行使的職權上說來，回族長期處於少數地位，但是在省份上却有一種均勢。

當英聯王國即將向印度人移交政權時，各族社區開始檢討他們的前途。至少在回族心理上有一疑慮，就是一旦政權移交印度人，回族恐將處於困難地位。

印度人自古以來都住在那裏。但向來很少有通常所謂移民者移入印度。回族與非回族兩大民族在生活各方面大都自成體系。兩族人民即在社會和文化上亦各行其是造成分立現象。分立的原因此地不必詳加檢討。主要理由是印度社會以階級和能否接觸為其基礎。詳情也不必在此贅述。可是除很小一部分在西洋受教育或在印度受西式教育的非正宗印度教人外，印度社會是以上述兩點為基礎的。一個人生於某一階級就永遠屬於這個階級，根本無從改變。這是印度教旨之一。

第二個教旨是 三個上層階級的人(此外還有第四個階級稱為下等階級或下層階級)，

假如要繼續保持正宗印度教徒的地位，不得與屬於下等階級的印度教徒或任何非印度教徒同桌進食或通婚或造成其他正常社會關係。

由於這個主要原因（當然還有其他原因）在各方面都有這種分立現象。因此當即將共同行使政權時，每一社區都開始檢討前途。回族人鑒於他們所受的待遇，開始感覺印度人逐步得到行使政權的機會後，假使憲法中未訂有適當保障辦法，回族人恐將遭受歧視。

在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法施行以前，一九三五年的法案是印度的憲政法規，其中對於少數民族社區訂有保障辦法。該法案規定於一九三七年初舉行大選。當時在非回族佔大多數的七省內，國民大會黨得多數票組閣就職，從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行使政權。他們於上次世界大戰初期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日總辭職，其理由為印度經英國政府決定捲入大戰漩渦而印度人並無機會決定印度是否參戰問題。不過在那兩年三個月內，至少有若干省的回族人逐漸發現上述法案所載的保障辦法在實際上並無效力，只是虛文而已。

我本人並不屬於那些深有此感的省份，因此我不能從個人經驗得到結論，可是那些省份內有些人認為他們遭受迫害和歧視甚烈，以致各省國民大會黨離職的那一天被回族人紀念為“解放日”。由此至少可以看出兩社區間情緒如何激昂。

在政治代表權上，印度最近若干年來的兩個最大政黨是全印度國民大會黨和全印度回族同盟黨。全印度國民大會黨以其組織法和章程而論不是一個以社區為基礎的政黨。在章程上其黨員並不限於任何社區的份子。在實際上亦無此種限制，但是它的黨員多係印度人，和人口的社區比例大致相符。該黨亦有若干屬於回族的黨員，至少以前是如此，不過人數日漸減少，現時為數極微。

同樣地，全印度回族同盟黨大體上可以說是最近在政治方面代表印度境內的大多數回族居民。

由於上述的經驗回族同盟於一九四〇年的常年全會中通過一決議案，嗣後通稱為巴基斯坦決議案。巴基斯坦一詞雖然現為自治領兩部份領土的名稱，但是原來毫無地域上的意義。當時是用這個名詞代表一種主義，一種理想。在達成那個理想的目標以後便將整個領土稱為巴基斯坦。

上述決議案的主旨是 應當讓全印度境內回族佔大多數的地區合併成爲一個獨立的主權

國家。至於印度的其他地區，也聽其自由組成一個或一個以上獨立的主權國家。這是提出巴基斯坦主義或嗣後所稱巴基斯坦主義的第一次。

上述兩個政治組織嗣後迭次設法議定一種憲政解決辦法，但是未能達成協議。回族認為如屈居印度權勢之下，不論採取聯邦制或單一印度國家制，恐將危及回族的宗教信仰、文化、語言、甚至於影響回教的生存。當時的這種顧慮後來證明果然不虛，至少從若干地區去年年中起發生的事件看來是如此。

結果在種種努力都成泡影以後，去年決定了一種憲政解決的方式獲得印度各大政黨的同意，這個方式接受了回族的主要要求將回族佔大多數的地區合併成爲一個獨立國，另將其餘地域組成一獨立國。

此外在人口分配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回族佔大多數的地域分別在西北角和東北角，在中間的地域回族不佔大多數。回族在下列各地佔大多數 西北的信德（Sind）省，旁遮普省和西北邊省，中央直轄的 Baluchistan 區，東北的孟加拉（Bengal）省。

不過在憲政解決辦法中，又規定將西北的旁遮普省和東北孟加拉省再加劃分，俾將二省中印度人佔大多數的區域分出併入印度自治領。因此孟加拉省西部劃出孟加拉省範圍，歸入印度自治領，旁遮普省東部也劃出旁遮普省範圍歸入印度自治領。巴基斯坦在西面分得西旁遮普在東面分得東孟加拉。

堅決主張將旁遮普劃分者當然不是回族，也並不是印度族，而是塞克族。塞克族大部分居住於旁遮普省的中部。當這個要求提出時，Lord Mountbatten 向他們說 將旁遮普劃分後塞克族的社區就等於分為兩部分，因此從任何方面看來，都對他們不利。可是他們堅持這個主張，隨後得到國民大會的支助，結果經各方一致同意。

上述兩省的劃分原是交由一個劃界委員會主持的，實際上是由劃界委員會主席 Sir Cyril Radcliffe 主持的。他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八日宣佈他的裁定。結果各方都表示不滿意。其中有若干點頗不妥善，不過現在不是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可是即在裁定尚未宣布時就可以看出何以塞克族堅決要求將旁遮普劃分。大家原來都不能了解他們的要求。在旁遮普各社區的人口比例上，塞克族佔第三位。回族佔大多數，其次是印度人，再次才是塞克人。當時大家不懂何

以一省中最小的一個社區，竟會要求將本省劃分，因為任何分法都要將塞克族的社區割裂成兩半。在分治辦法討論期間，塞克人的計劃已經略露端倪。總督本人，就是 Lord Mountbatten 顯已知悉。後來旁遮普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的機密報告雖然並未公布但是後來曾經分發，其中表明塞克人隨後實行的計劃已在 Lord Mountbatten 洞鑒之中。

現在我要追述另一系列的事實以便解釋目前影響兩大自治領關係成爲其主要爭端的悲劇來源何在。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在例如 Ahmedabad、孟買、加爾各答、柏哈、Garmkhteswar、Noakhali 各地發生騷動和屠殺的情事。關於這些事件雙方都不能辭其咎。不過在孟買，尤其是在柏哈和 Garmkhteswar，發現那些地域確有週密的滅絕回族的計劃，並經嚴厲執行。Garmkhteswar 位於恆河這條聖河岸上，在印度教的神聖節日發生事故，這條河素爲印度境內和境外的印度教徒奉爲神聖不可侵犯，可是那一天印度教信徒對於觀禮的回教徒突然襲擊，將無數男女老幼回教徒的屍首拋入河內，以致這條聖河竟被印度教的教徒褻瀆。

這些事件使整個印度大陸上不斷地發生慘案。不論誰是啓釁者，誰是受害者，人的生命應當是神聖的，人的困苦應當引起同情。雙方實均不能辭其咎。不過當地的事實確如上述。

截至那時爲止，旁遮普倖免於社區鬥爭之禍。該地鬥爭的開端始於塞克族社區領袖 Master Tara Singh 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在拉合爾議院門口台階上發表的聲明。他拔劍揮動，宣稱塞克族與回族之間此後當用武力解決。他又說塞克人已有準備，已有進行鬥爭的組織，他們無須以東旁遮普爲界限，決意將回族人驅至印度河彼岸。

當晚和以後兩三天內，Giani Kartar Singh 以及其他塞克族領袖在拉合爾發表同樣激烈和煽動性的演說。

差不多在同時，就是三月二日三日左右，Multan（這是旁遮普東南部一個幾乎全是回族人的城市）的塞克族地方領袖名 Nanak Singh 者發表一篇煽動性的演說，宣稱那時在兩三天內即將慶祝的印度教彩水（Holi）節本年不用紅水慶祝而改用紅血慶祝，因為在習慣上於這個節期以紅水灑教徒之身，而他所說的紅血顯然是指回族人的血而言。同一天或次日，當地的印度學院學生遊行過市，在這個大多數是回族人的城市裏高喊“Qaid e-Azam Murdabad”

一類的口號。“Qaid e-Azam”是回族社區對現任巴基斯坦總督 Mr Jinnah 所上的尊稱。Mr Jinnah 是一致公認衆望所歸的回族社區領袖。“Qaid e-Azam Murdabad”的原意是“Qaid e Azam 該死”，意譯爲“打倒 Qaid e Azam”。人人都知道在任何情形下這都是極端挑戰性的舉動，可是他們竟採取這種行動。

勞阿爾平提是旁遮普西北部一個大多數居民屬於回族的城市。在這個城市內差不多同時有塞克人遊行過市拔劍揮舞，襲擊一輛載着回族人的汽車，殺害一人，刺傷其他乘客，隨後又向城中心主要回教禮拜寺 Jumma Masjid 前進。關於 Multan 和勞阿爾平提事件的消息傳播到附近一帶，而且大約言過其實。

我前已說過，回族在上述兩地和附近村莊中都是佔極大多數的。塞克人領袖所發表的言論使當地民情激昂，尤以勞阿爾平提爲甚。回族認爲塞克族業已發動鬥爭，企圖將回族驅至印度河的彼岸，因爲勞阿爾平提離印度河只有三四十英里。結果兩社區間發生衝突，有大批塞克人被殺或被虐待，另有塞克人的財產被搶。這當然也是使人惋惜的事。

我前已講過，不論誰先啓釁，不論誰受迫害，有人遭難總是使我們痛心的。不過當時的背景即係如此。這些事件雖然發生，可是有一點與隨後在旁遮普其他地帶發生的事件不同，就是當地的治安立即恢復。參加暴動的人大批被捕，而且地方警察對回族人緝查極嚴。

拉合爾和阿木里方爾兩地也有較小的事件發生。拉合爾在旁遮普割裂以前原是整個旁遮普的都城，現在是西旁遮普的都城。阿木里方爾是塞克族的聖城，距拉合爾約三十二英里。當地情勢仍不安謐，一觸即發。以上所述是英屬印度境內情況的一方面。

至於印度各邦在憲政解決辦法上處何地位呢？按照後來載於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法的憲政解決辦法，印度各邦可在三種途徑中任擇其一 加入巴基斯坦，加入印度自治領，或成爲獨立邦。成爲獨立邦一點是各邦至少在當時所堅持的，但是印度自治領竭力反對。實際上有許多不願加入的小邦後來都被迫加入了印度自治領。

我欣然聽見印度代表在他昨天宣讀的陳述中聲稱喀什米爾可以加入印度，加入巴基斯坦或成爲獨立邦加入聯合國。但願印度其他各邦也有這種自由。

政權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正式移交，這就是印度獨立法所載的“規定日期”。兩大自

治領於是正式成立，劃界的裁定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八日正式宣佈。在裁定未宣佈以前塞克人根據分治辦法所釐訂的計劃業已開始實行，逐漸演成目前的悲劇。在東旁遮普有塞克邦如下 Kapurthala, Faridkot, Nabha, Jind 及 Patiala。在德里附近有印度邦如下 Bharatpur, Alwar 及 Gwalior。上述各邦都已經加入印度聯盟，其中祇有 Kapurthala 的人口大部分是回族。在所有提到的幾邦內，回族人數很多，可是仍佔少數。

Bharatpur 及 Alwar 兩邦於一九四七年六月發動滅絕回族的運動。這個運動隨後蔓延至 Gwalior。男女老少被邦君的軍隊殺戮無算，這並不是社區間偶然發生的衝突。邦君的軍隊屠殺男女老幼的目的，在使各邦不再有任何回族人存在。回教的房屋被毀，農作物被焚。幸以身免的回族人民被迫逃離各邦，成為無家可歸的難民，沿途斃命者千百人。這還不過是開端而已。

回教禮拜寺橫被褻瀆和摧毀。在 Alwar 全邦內目下沒有一個回教禮拜寺存在。這至少可以說是合乎邏輯的野蠻行動。假如回教徒一個不留，一個不剩，何必留着回教禮拜寺呢？

東旁遮普境內以回族為對象的大規模殘殺人羣運動於八月九日在 Patiala 大君的主持和領導下開始。隨後烽火徧地，蔓延至東旁遮普的所有塞克邦，以及其他區域。種種殘酷情形不勝枚舉。

我想向安全理事會宣讀一篇關於 Patiala 情形的簡略報導。這篇報導載在“人民時代報”，有人說這是共產黨的報紙。這篇文章載在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人民時代報，原文如下“第一次開槍是在八月一日，就是預定採取行動之日的前十五天。那天早晨大家聽說有一印度人在邦內被殺，究竟兇手是誰，無人知悉，而且除非當局陰藏的祕密檔案有一天洩漏出來，恐怕永遠無人知悉。當時有五千個非 Patiala 人，原來由當地以學校、宿舍和招待所供給膳宿，號稱‘難民’。換一句話說，有五千個外來的難民立即將屍首抬舉過市，這就是全邦各地開始屠殺的信號。請諸位注意，這殞時和後來的屠殺，都沒有任何當地人參加。邦君恰巧在八月一日以前離開 Patiala 休假。八月三日有人散布謠言說是邦君被一個回教徒 Farooqi 少校所殺。隨後報復的行動由那些素有訓練的民團部隊倡導，邦君的軍隊公然參加。那一天僅僅在 Patiala 城內就有少數民族社區分子一萬四千人被殺。”這裏所說的就是有一萬四千個

回族人被殺。“當時邦君正在他的別墅 Chail 避暑。隨着八月一日和八月三日的屠殺後，又有種種襲擊火車和大規模屠殺少數民族社區分子的行動，都是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在 Ambala 與 Sarang 間之鐵路線上共有約十五個火車站在 Patiala 邦的境內。”

現在讓我解釋一下這一段的意義。當印度分治時曾將政府人員和機關分為兩類，一類遷往巴基斯坦，另一類留在印度。政府檔案也依此分類，遇有雙方需用的檔案，就另抄一份，俾使新建立的巴基斯坦自治領在其選定的首都喀喇基成立時可有它所需要的人員和檔案。這些檔案須從德里用火車運到喀喇基。八月九月有開赴喀喇基的巴基斯坦專車在 Patiala 境內被炸毀。隨後又有十幾次專車被毀，損失甚巨，最後這項運輸工作不得不停止。因此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在喀喇基的政府機關或因缺乏人員，或因缺乏案卷而不能開始工作。

現在再來讀那這一篇報導“巴基斯坦專車被襲擊的第一次就是在此地。隨後每天發生有組織地襲擊裝載難民的火車和將乘客驅下和殺害的行動。有人估計在八月一日至九月二十日的六、七個星期內至少有少數民族社區分子十萬人被殺，”就是說有十萬個回族人被殺，“另有幾萬人逃離邦境，又有成千成萬的人被用其他方式驅逐出境，他們的財產都改歸邦君的親戚和近臣所有。

“該地暴行結束後，邦君才離開他的 Chail 別墅往訪印度政府的內務部長 Sardar Patel。他所提報告內容並未公布。Patiala 於九月二十五日宣佈為‘騷擾地帶’。”

這篇報導是一位印度人而不是一位回教徒所寫的。這就是 Patiala 事件的真象。

Alwar, Bharatpur, Patiala, Nabha, Jind, Faridkot, Kapurthala 和 Gwalior 各邦的回族居民此時已被用屠殺方式或驅逐出境方式完全肅清。我前已說過，Kapurthala 人口大多數是回族，約有二十三萬五千人。目下 Kapurthala 已經沒有一個回教徒存在。對不起，我說錯了，據說還有兩個回教徒留在境內。原有的二十三萬五千人中，剩下的不是二千人，不是兩百人，祇是兩個人。

東旁遮普的情形等我隨後再加敘述。關於各邦內所發生的事件，印度政府的責任雖然是間接的，可是不容否認。暴徒所用的武器都是軍用型。昨天印度代表提出陳述時說，由於在喀什米爾作戰的人持有軍用型武器，即可斷定這些武器為巴基斯坦政府所供應。對於這個問

題，我準備在「面詳加評議。可是我現在要指出 在我所提到的各邦內，暴徒們並不是逃兵而他們却持有軍用型武器，是不是就可以如印度代表昨天代表印度所說的一樣，推論這些武器都是印度政府所供應的呢？

另一方面且看在東旁遮普地域內的一個小邦 Malerkotla 情形如何，與上述各邦作一比較。此邦的周圍是 Kapurthala, Jind 及 Nabha。邦君是回教徒，可是大部分居民並非回族。據我所知，該邦內從未發生任何事故。我並非因邦君是回教徒而加以推崇，可是我要指明不論邦君是否回教徒，祇要他下有決心一定可在境內維持秩序。上述各邦之所以發生那些事件正是由於邦君的軍隊秉承其本人意旨而採取行動之故。

現在講到東旁遮普。東旁遮普的人口連同我所提到的其他各邦人口在內，屬於回族者共計六百萬人。這六百萬人中現時最多祇剩下幾千人，躲在境外的難民營中，朝不保夕。

我目前有兩篇關於東旁遮普事件的報導。這個悲劇的慘酷情形非一兩天下午所能詳述，可是從我將宜讀的報導中可略知梗概。這篇報導載於八月二十五日的倫敦泰晤士報，為其駐旁遮普的特約訪員所撰。原文如下

“富有經驗的軍官，不論屬於英國籍或印度籍，對於目前東旁遮普的屠殺情形，都說‘比我們在世界大戰中所見者殘酷萬倍’。塞克人殺戮成狂，他們正在肅清東旁遮普的回教徒，每天屠殺數百人，迫使千百人向西方逃竄，同時燒毀回族的村莊和房屋，有時在忙亂中將他們自己的房屋也一併焚毀。這種狂暴舉動，是塞克族最高層領袖主持的，逐步有系統地實行。有些大城例如阿木里奇爾及 Jullundur 現已安靜，理由是目下已無任何回教徒存在。

“上週末我在 Jullundur 行政區訪察兩小時，看見至少有五十個村莊火光連天。塞克暴徒結成五十人至一百人的團隊，在未出動以前，通常在其禮拜堂中集合。許多團隊自塞克邦來此。這些團隊通常配備如「火槍一兩具、軍用手榴彈和自製手榴彈、長矛、斧頭和塞克人的‘神劍’，這種劍也是宗教的表徵。回教徒普通祇有木桿用以對抗。回族人遇有威脅時羣集屋頂，打鑼打鼓呼籲附近的回族社區前來援助，同時準備用石頭向突擊者拋擲。塞克人的攻擊十分科學化，第一批持有槍械，向屋頂的回族人射擊，迫使逃下，第二批用手榴彈拋擲牆內，第三批趁混亂時持寶劍或長矛衝入牆內，於是屠殺開始，最後一批是年齡較

老的人，往往是長鬚白髮的退伍軍人，手持火把，焚燒房屋，在最外圍還有騎馬的人用寶劍殘殺設法逃走者。

“英國籍的軍官看見若干團隊內有手持長矛的婦女，甚至於兒童。種種狂暴的行動，慘不忍睹。屍首常被斬成若干段，不論男女老幼，無不殺害。有一村莊共計五十個屍首中有三十個為婦女。總督的某一副官看見四個嬰孩在火上烤燒。

“這一帶退伍軍人極多，所以上述團隊往往是由退伍軍人率領的。但是團隊中的暴徒甚為胆怯，例如有一個配備精良的團隊，原已焚毀十五個回族村莊，殺害了至少五百人，最後到達一個很小的回族村莊，村人只有步槍、手槍各一枝，但在皇家印度軍的前任上尉一人的英勇領導下，竟將這個團隊擋住，並擊斃其中六人。

“另有一羣暴徒將火車引入一個支線準備進攻時，英國籍軍官兩人便將他們驅散擊退。我私用 Auster 飛機的印度青年駕駛員向幾個團隊開放信號槍，便將他們擊退，可惜祇是暫時驅散。駐紮邊境的軍隊原來祇有三營，最近添加一營，但是他們須巡察三個大行政區，因此頗難於應付。等到他們接到一處報告派兵前往時，暴徒的團隊業已移往他處去了，而且塞克族的軍士和印度族的軍士都不肯向塞克暴徒開槍，或者只向空中放槍。至於屬於回族的警察，業經於八月十五日以前解除武裝。屬於塞克族的警察則會同暴徒在各地槍劫殺戮。”

現在需要說明一下 在這地帶，至少在有些地帶，例如 Jullundur, Ferozepore 及 Kapurthala 大多數人口屬於回族。回教徒在這些地域雖佔大多數，可是前此 Sir Cyril Radcliffe 違反他所受到的指示和任務規定，無緣無故，極不公平的將各該區劃分到東旁遮普境內。

即在這些地區劃入東旁遮普境內以後，祇要地方當局和當地政府縱然不保護回族，至少主持公道，那末塞克團隊仍然不能為所欲為。

從前我的家就在那一帶，當我在聯合國擔任巴基斯坦代表時，我的家橫被搶劫了，現在我沒有家了。關於那一帶被攻擊的情形，我得到的詳細報告如下 首先是當地的警察來到預先選定的回族村莊，這些警察搜查回族人所有的武器，一律予以沒收。請諸位注意，回族是被攻擊者，却被在事前解除武裝。頗有執照的武器也被沒收，任何可用以自衛的武器一律沒收，然後塞克暴徒的團隊得到通知，於當晚或次日進攻。

我確知有些村莊的回族人本能抵禦暴徒的攻擊，可是當地的警署竟向村人開槍。如此有系統的逐步將各村莊的回族人肅清。當我的房屋被搶時，英國報紙對我深表同情。此間也有反應，當時印度代表團的團員都前來向我慰問，而且我聽說印度代表團團長 Mrs. Pandit 曾電請他的哥哥，就是印度總理，注意此事。使我詫異的是三天以後上述印度代表團的團員來向我說“我們很高興知道印度政府宣佈貴處並未發生任何事故。”這就是印度政府怎樣舉行調查，怎樣否認消息的方式。

並未發生任何事故！那一個城裏共有居民一萬五千人，其中一萬三千人是回教徒，目下祇在城中心有三百個回教徒保護兩個回教禮拜寺和一個墳地，其餘回族人都已逃走了。地方當局對回族人（就是被迫害者）下戒嚴令，晚間不許外出。我的房屋和其他許多房屋就是在戒嚴期間被警署和軍人搶劫的。當地有二百人夜間在家被殺。這都是在戒嚴期間發生的事。

關於 Jullundur，另有一篇報導如下。這是倫敦每日電訊報特約訪員於八月二十一日星期四發出的通訊，內稱

“Jullundur 是印度新設省份東旁遮普定都之地，以前原是一個清潔明媚的城市，我今天前往訪察時却見全城煙霧騰騰，毫無生氣。這次的騷動是在星期一開始的，到星期二達最高峯。邊境部隊的一位青年回教徒上尉，在城門口將我攔住，他向我說‘你再往前去如有危險我們不能負責。我們人數太少，無從鎮壓，地方當局却正在幫助暴動者’。”

“我開車前進，只見每一條街上都有塞克人手持寶劍，並將石蠟與柴木堆在尚未燒毀的回族人房屋之前。尼赫魯的警署視若無睹。再向前進，在一十字路口，看見最後一批的回族難民正在集合。全村原有二十萬人中有十二萬人為回族，佔大多數。現在回族人祇剩下這一批了。邊境部隊的一位印度族少校竭力向他們說，不久就有安全的交通工具前來護送他們到保衛週密的難民營裏去。但是，他們不敢置信。在下一條街上，可以聽見放火的人互相喊叫，同時搶劫和焚燒上述難民方才離開的房屋。根據一般人的估計，Jullundur 共有回族男女老幼一千人被殺，其中一半人係於星期二夜間在睡眠中燒斃。

“後來我前往東旁遮普境內比較偏僻的若干村莊。我有兩個最深的印象。第一個印象是屢次看見小批的回教徒被護送離開他們出生的村莊。每一家長頭頂全家的鐵床，每一主婦手

持其丈夫的寶貴水煙筒。另外一個印象是看見一羣塞克人約二十人手持步槍和寶劍嚮有圍牆的一個村莊前進。城外遠見城內回教禮拜寺的尖塔，同時可以聽到城內婦女驚惶啼喊。今天路上難民之多為前此所未有，大都是回族人向西逃走。

“據回族同盟估計，現已有難民二十萬人抵達巴基斯坦。這樣多的難民遠非目下初具規模的行政當局所能應付，不久恐將發生大規模流行病症。”

難民的總數當時是二十萬人，現已增至五百萬人以上。這是東旁遮普的情形。此外我要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德里的情形。我本人於九月四日早晨在德里停留數小時。我在一位朋友家裏寄宿，這位朋友是所有各社區一致信任的醫生，他對各社區一視同仁。他和我商量說，當時各社區間情勢緊張，同時又有大批來自西旁遮普的塞克難民到達德里，手持武器，招搖過市。鑒於此種情形他不知是否應該離開德里。我向他說，“老兄不必出此下策，任何有自尊心的政府絕對不能讓他的新都受到和東旁遮普一樣的蹂躪，你儘可安心不動。”可是第二天他就不得不逃入難民營以保全性命。

這就是德里的情形，德里是 Mogul 皇帝的京城，印度回族文化的發祥地，也是在政權移交以前，英屬印度的都城，現在是自由印度的首都，印度政府的所在地。

一九四七年九月整個一月中德里城內殺人放火的情事層出不窮。這是處心積慮滅絕回族的陰謀的一部分，其主動者如下 Rashtriya Swayam Sewak Sangh, 印度教 Mahasabha 的一個恐怖組織，大批塞克暴徒，持有若干塞克邦源源接濟的現代武器，當地的警署和軍隊，其中原有的回族人都被開除而且 Rashtriya Swayam Sewak Sangh 已在他們中間作仇視回族的宣傳，此外還有印度國民大會的若干領袖時常發表演論，公然表示同情印度人及塞克人的恐怖組織和他們仇視回族的心理。

關於印度教 Mahasabha 的不良影響，愛丁堡的蘇格蘭人報十月三日報導如下“在印度今日的極端緊張情勢下，最危險分子之一是 Mahasabha，這是提倡印度教極端主義和仇視回族的組織。這個組織雖然人數不多，同時政治勢力也不明顯，但很能以煽動情緒的口號使印度平民憤激騷動。”

這個印度教的鬥爭組織，散布大批傳單，將八月三十日定為德里的“烈士紀念日”。他們有一張傳單說“莫定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日

爲烈士紀念日。這天首先應該大批屠殺回族男女老幼，同時應該強佔回族人的房屋，火燒回族的住宅區，但是必須注意不要使火蔓延到印度人和塞克人的住宅區。”

印度教 Mahasabha 祕書長 M. G. Dehs pande 主編的“印度展望”，於一九四七年九月九日登載專論，號召印度人和塞克人採取下列行動“第一，推翻現政府，（因爲現政府的領袖都是胆小如鼠的人）另以堅強的印度人代之。”他們顯然認爲現政府的領袖都不堅決維護國家主義。“第二，宣佈印度聯盟爲印度國。第三，積極準備與巴基斯坦作戰。”

據印度代表說 喀喇基回教徒主編的曙光報稱印度政府就喀什米爾軍事行動發表的公告爲“敵方報導”。實際上曙光報的德里分社被焚，印刷機被毀，因此曙光報不得不遷至喀喇基。況且還可以說曙光報的那一段只是徵引喀什米爾自由政府的公告，其中當然稱印度軍的行動爲敵方行動。

可是假如印度政府如此重視報紙上的言論，請聽印度教 Mahasabha 機關報如何號召印度教徒積極準備與巴基斯坦作戰，同時並請注意這是一九四七年九月九日發表的言論。

該報續稱“第四，實行徵兵制度，徵募所有印度青年入伍。第五，將所有回教徒當作第五縱隊看待。第六，宣佈信奉回教爲非法。”換一句話說，在印度境內的回教徒依法不能而且不許信奉回教。

有一傳單稱爲“本日告示”，竟表示保證如有騷動情事，印度的警察和軍人並不幫助恢復秩序。原文如下“你們的軍政人員都會支助你們。他們會幫助你們共同打倒這些毒如蛇蝎的回教徒。他們正在等候信號，一致響應，信號可能於旦夕間發出。”

回族人原來希望印度政府總會設法保護他們，不致受印度和塞克族暴徒的蹂躪，因此他們紛紛從主要爲印度人聚居的地域內遷至回族寄居的地域。德里國民大會的機關報“印度斯坦時報”於八月三十日載有社評稱“當局業已準備而且必須準備應付任何非常局面”。回族人民見此社論，暫時略爲放心。

印度制憲大會關於保證私有財產權和保障少數民族社區的聲明言猶在耳，回族居民都還清清楚楚地記得。回族的代表在制憲大會中曾向印度國旗行禮，並向新建立的印度國無條件保證他們完全忠於印度。可是嗣後的事態演變表明當時關於保護少數民族社區的保證等於廢紙。

這個非常緊急的情勢於九月三日釀成總暴動，不久就蔓延到整個德里城。據印度斯坦時報訪員的報導稱 九月三日在 Sabzi Mandi 一帶發生若干刺殺事件如下“那天早晨由於謠傳發生嚴重衝突，因此人心惶惶。在德里的四郊發現五十九個屍首。”

隨後幾天，每況愈下。德里城內時有毆打和刺殺回教徒的情事。回教徒被迫開始大規模逃至 Old Fort, Idgah, Jumma Mosque 和 Humayun's Tomb 等處的難民營。

印度斯坦時報的訪員於九月七日報導稱下列各地發生許多刺殺情事 德里的 Qarol Bagh, Chaori Bazar, Jama Masjid, Turkoman Gate, Dariba, 以及新德里的 Lodi Road Colony。“城內各地居民人心惶惶，凡住於主要爲印度人住宅區者都由警察和軍隊護送到比較安全的地帶。此時一切交通均已停頓，連從德里開出的飛機都停止開駛。由此可見暴動的嚴重程度。德里與拉合爾間的火車業已停開，因此回族人只得束手待斃，因爲他們除遷至難民營外，無從逃出德里，而難民營的生活環境等於鄉間的畜棚。”

印度人資本家報紙，例如 Dalmia 的新紀事報和 Birla 的印度斯坦時報竭力輕描淡寫德里騷動的程度。他們把塞克人和 Rashtriya Swayam Sewak Sangh 蹂躪男女老幼回族平民的行動說得祇是無關緊要的小事件而已。

孟買的印度時報特約訪員於九月七日報導稱“今天早晨，社區間的騷動第一次蔓延到新德里的時髦商店區 Connaught Place。起初發生了五、六次的刺傷事件，隨後暴徒打破 Connaught Place 幾家商店的門窗，入內搶劫。路邊的小攤大都被他們推翻。從早晨十時起 Connaught Place 整天戒嚴。新德里其他若干區，尤其是 Qarol Bagh, Gol 市場一帶和 Lodi Road Colony，也發生刺傷和放火的事件。暴徒焚燒大車和房屋，刺傷人民。當德里發生這些事件時，舊德里在總戒嚴令之下却尙稱安定。”

九月六日的約克郡郵報載有其經常訪員的報導如下“今天新德里的回族人非常驚慌。成千成萬的人不敢出門，深恐湧入京城的難民採取報復行動。他們不能乘坐火車赴巴基斯坦，因爲回族人乘火車經過東旁遮普時往往爲武裝的塞克族和印度族暴徒襲擊。德里差不多每天都發生慘殺回族人的暴行，當局下戒嚴令以後，至今尙無大規模的暴動發生，但是德里的回族居民目下驚惶萬狀。”

同一天倫敦泰晤士報的新德里訪員報導稱“現在每天都有刺殺和槍殺的暴行發生，而回族總是受害者。回族人的房屋往往被印度族和塞克族的難民強佔。”

九月六日新聞紀實報載有其新德里訪員的報導如下

“據報有一羣暴徒突擊正在舉行考試的一個學校。暴徒命令屬於某一社區的學生起立，立即予以屠殺。”這些暴徒無一被捕或被送法庭審訊者。

一九四七年九月七日倫敦觀察報載稱

“昨天有數小時在人煙稠密的舊德里城內，暴徒橫行無阻，竟使若干區的日常生活完全停頓。白晝戒嚴期間就不斷發生放火、刺殺、槍殺和搶劫的事件，到黃昏時達最高峯。若干最殘忍的暴行是在天黑時發生的。”

一九四七年九月九日的倫敦每日郵報載有其駐新德里訪員的報導，標題為“德里暴徒恣意殺戮，當地警察袖手旁觀。”

據稱“有一羣塞克族暴徒在新德里的時髦住宅區內橫行無阻，四處搜尋屬於回族的僕役加以殺戮，同時毀壞其所有物。此外，今天早晨有回族難民至少五十人在舊德里火車站等候開赴巴基斯坦的火車時，被暴徒屠殺。警察袖手旁觀，視若無睹。他們顯然故意違反當局所發一見搶劫者或放火者立即開槍的命令，當局現已加緊重申上述命令。

“從今天早晨七時起，大批印度族和塞克族人四處攻擊回族的房屋，搶劫回族的店舖。他們用斧頭和鐵棍將門窗打破闖入。舊德里現有六處大火。我在開車經過時，看見街上的火堆繼續不斷的有屬於回族人的所有物拋入。今晚 Paharganj 區的警察正在重新設法拯救聖心堂女修道院的印度籍基督教女童一百五十人，因為這個修道院被暴徒威脅，而且大火業已蔓延到該處附近。黃昏時，全城火光滔天。經過數小時的努力，小火已被撲滅，可是回族住宅區內幾條街道的小商店和房屋仍在焚燒，很多人站在屋頂上觀火觀戰。”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日的倫敦泰晤士報載有其駐德里訪員的報導如下

“今晨前往 Paharganj 視察的軍官說他們看許多新被刺殺的男女老幼屍首。軍隊正在設法護送留剩的回族居民出城，不過塞克人和印度人仍在攻擊這些難民，經用全力方才擊退。

“德里的市政府警察在暴動中公然對暴動者同情，倘非軍隊在場，尤其是英國軍官所率領的 Gurkha 團隊在場鎮壓，恐不免發生屠殺

全部回族居民和大規模暴動的事件，據報有許多地方當暴徒搶劫回族人的店舖時，警察視若無睹。當他們的上級警官命令放槍時，他們故意向空中開槍。德里的中立觀察者大都對前途極抱悲觀，認為不知如何能使這種狂暴的行動不致蔓延到全印度境內。”

一九四七年九月九日的每日電訊報載有其駐新德里訪員的報導如下

“在新德里火燒回族房屋的塵霧滿佈天空，暴徒依然橫行無阻。最近二十四小時內約計有一百五十人被殺，二百五十人受傷。街上手榴彈步槍彈甚至於機關槍彈爆發之聲仍然不絕於耳。至少五十個回族難民，被暴徒從停在新德里車站上的一列火車上拉下來一律殺戮。塞克人用寶劍砍刺回族的男女老幼，印度族的軍人和警察毫不加以干涉。”

有一目睹慘狀的歐洲人於一九四七年九月九日從德里到達喀喇基。據他說“我確信印度政府現已完全不能控制目前局勢，而且我看出印度政府根本不能執行職務。有一天我路過 Prithvi Raj 街，看見三十七號 Mr Osman 的房子正被一羣塞克人搶劫。Mr Osman 是一位經理包工的回教徒。我穿過馬路，想勸塞克人停止搶劫。

“街旁有兩部吉普車，滿載塞克人，內有一人用手槍對我，操流利的英語向我說“趕緊滾開。”我只得走開。

“那所房屋的主人和他的眷屬原已搬出。暴徒來時，房主的僕人盡量攜帶主人的財物從後門逃出。餘下的物件被塞克人搶劫一空。當時絲毫無人加以干涉。暴徒將搶劫所得裝滿兩部吉普車，從容離去。

“我又到 Connaught Circus，去看一位歐洲朋友。我到那裏時正有一羣塞克暴徒搶劫 Abdul Ghan 的店舖。隨後有警察前來，向空中亂放幾槍，而暴徒仍然繼續搶劫。我趕緊離開該處。

“Hyat 傢俱店在白晝被搶，附近十一、二碼就有警察站崗，可是警察袖手旁觀，毫無舉動。整個 Paharganj 火光滔天。Qarol Bagh 每一所回族人房屋都被搶劫。

“我到處看見汽車和卡車滿載武裝的塞克人，橫行無阻。他們的卡車，武器和汽油究竟從甚麼地方來的呢？在我走以前，星期一早晨有兩個回族軍官在惠靈頓飛機場值班，為塞克人所殺。”

Brigadier Desmond Young 前任 Lucknow 前鋒報的主筆，後任印度政府新聞事務最高顧問

門，在上次世界大戰中被俘，隨後任印度政府公衆關係局局長。九月十二日他在德里，據他說

“言過其實的消息傳佈各處，推究其原因不得不說德里的報紙，全印度廣播電台，印度聯合通訊社，印度政府的新聞部，最後是印度政府本身，應當負責。假如他們盡職將新聞從實公平報導的話，就不會發生這許多謠言，至少不應當有這些謠言。任何人將上述各方的報導和尼赫魯隨後承認的事實比較一下，便知他們並未盡責。

“此外隨同尼赫魯視察旁遮普的訪員所發出的綜合報導以及東旁遮普省長所發的公告，都是報導不盡不實的例子。東旁遮普省長公告巧妙的造成與事實不符的印象，達於我前此所見任何官僚政府所未有的程度。幸虧倫敦最負責的兩大報的訪員就地觀察，向外界報導真相。

“我認爲目下在德里暫時潛伏的分子如不揭露，結果會貽患無窮，所以我才願意負責說明。在我看來，最近發生的事件都出於一個籌劃周密的塞克族陰謀。這個陰謀的當前目標是使回族人民不能在舊德里和新德里容身，其長期計劃可能野心更大。短期目標現在不知已否達成，但至少我認爲他們並未放棄。

“假如以上所說只是我在當地兩天所得的印象，我決不會貿貿然發表。我對印度局勢已有多年未曾表示意見，尤其是我現在不久就要離開印度，不再歸來，所以我更不願隨便加以評議。不過，各方面我認爲最有判斷力的許多負責人士都一致表示同樣看法，他們分別向我作此表示而且措辭大致相似，同時有事實爲證，因此我認爲這個結論確有根據。

“對回族生命財產的攻擊無疑地是塞克人所主動和發動的。連直至上星期才到 Paharganj 及 Qarol Bagh 訪查的人都可以看出這些塞克人無法無天，殘酷無比。我向目睹暴行的人詢問，他們都說暴徒持有新式自動武器，炸彈甚至於迫擊砲，而且他們公然使用這些武器，毫不隱藏。當地的人也顯見各地的突襲是具有計劃同時進行的。

“有一件事也許是許多人還不知道的。這就是在暴動發生的前幾天，甚至於前幾星期內，塞克人乘坐吉普車、機器腳踏車、自行車或步行分赴四郊的回族區和新德里與舊德里的回族住宅區，探查偵察。他們探察時原欲不露痕跡，可是有幾個英國軍官看見他們之後，互

相談論，不知他們用意何在。不久他們的目的就現於行動。

“他們在新德里預先也用恐嚇手段，他們對於所有屬於回族的僕役似乎都有紀錄。有一高級官員的夫人是屬於歐洲籍的，塞克人囑咐她的掃地人通知她說：假如她不開除她的屬於回族的僕人那末她和她的房屋就要與回族僕人同歸於盡。另有一個英國籍的高級軍官也得到同樣恐嚇。他答稱他知道如何保護他的僕人，而且如有必要，他願意與他的僕人共存亡。結果他未被騷擾。有一所房子裏，在屬於回族的僕人未被殺戮以前，塞克兇手便知房內有幾個回族人和幾個印度族人。他們將所有僕人喊出，告訴印度族人站在一邊。還有一個屬於回族的軍官在他暫離德里時將他的所有物交給一個屬於印度族的朋友照應。隨後就有人來訪這個印度人，說他如繼續保藏回族人的財產，就要喪失他本人的所有物、房屋和生命。另有一回教徒與兩個塞克人在同一小發電站內工作，他到一隣居家中避難，結果立即有塞克人巡邏者來訪他的隣居，勒令將回教徒交出，所幸他業已逃走。

“這種例子真是不勝枚舉。我所以提出這些實例的用意在於表明：有人稱這次騷動原出於來自旁遮普的塞克難民心懷怨恨自動暴發一說，不能成立。住在惠靈頓飛機場難民營的塞克難民固然從事種種暴行，使飛機場和附近道路成爲回族人的墳墓，可是組織和領導突擊的塞克人都是對德里瞭如指掌的當地居民。

“主動力和軍械是從何處來的呢？我不敢遽下結論，可是若干塞克邦內發生突擊火車的事件時，邦君的警察視若無睹，甚至於幫助突擊者。這些邦君如不欲使人懷疑，即應勸其在德里的親戚不要再隨意說話。這些邦君也應該表明他們並未主動向塞克軍人保證：如果他們攜帶武器脫離軍隊，將來仍可領取薪餉和退休金。

“我前已說過，短期目標在於使回族人民不能在德里居留謀生。只要當局仍使塞克人保留武器而將回族人解除武裝，回族人就不敢繼續在德里居留。Sardar Patel 一呼而令城內停止暴動，另一面却聲稱他知道將來如何算帳，豈非自相矛盾？他身爲印度的內務部長，在九月十二日廣播演說中竟稱：‘對於這次悲劇的禍首，我們將在較適當的時機用適當的方法來和他們算帳。’

“目前唯一希望是印度政府認清他們如不堅決鎮壓塞克人，結果印度的首都可能與芝加哥 Al Capone 時代一樣成爲無法無天的世界。

無法無天的暴徒不會尊重任何人的生命財產。印度政府如果肯採取鎮壓行動，德里的回族人雖然不能完全放心，但尚可存不穩情形下享受相當的安全。

“印度的內務部長和其他官員也不妨研究塞克人的長期野心安在。他們不妨查閱 Master Tara Singh 在旁遮普聯合內閣解職後發表的演辭。當時他發表恐嚇言論說 塞克人將用寶劍征服旁遮普。企圖成為 Ranjit Singh 的承繼人者不止一人，印度的政治領袖也許希望藉此發生分化作用。可是不論誰上台，大約他不會祇以西旁遮普為注意的對象。

“有些人的心目中顯然不免希望利用塞克人來和巴基斯坦政府搗亂，使其自始即不能行使職權，不過，這樣來恐怕結果騎虎難下。”

十月三日的每日郵報載有該報駐新德里訪員 Ralph Izzard 致其英國友人函如下

“有一批由塞克人領導的暴徒攻擊 Lodi Road Colony，結果有許多歐洲人的回族人僕役被殺。

“暴徒大都還講究禮貌，例如他們告訴我們的某一個朋友說，他們不願在房屋裏殺掉他的聽差，以免將房屋弄髒，所以改在陽台上行兇。

“據說塞克人日漸對歐洲人懷恨，因為歐洲人大都設法將回族人送至安全地帶，並經常以食品接濟他們。

“有一英國銀行的行員 Mr John Irvine 年四十七歲，於九月十四日為流彈所中，送至醫院殞命。每日快遞報於九月十五日報導稱據當時在場人說，流彈係一印度警察所發。同一銀行的行員 Mr D McKay 當時站在 Mr Irvine 的旁邊，據他告訴每日快遞報的訪員說 “我們正在看對面店舖被搶。警察從店舖中搬出許多東西，有一個警察轉過身來背對搶劫者向我們這面亂放兩槍。”

每日郵報的訪員將真相揭發出來，他說 “據我看來主要危機在於印度自治領的政府為了政治理由不肯指明塞克人是目前騷動的兇手，從而對他們採取行動。但是兇手確是塞克人，目下真正的罪犯不受處罰，甚至於受當局的保護和姑息。”

每日郵報於十月三日報導稱 “印度政府竭力設法覓得代人受罪者，目前正在向‘隱匿武器’的回族人身上打主義。任何回教徒家中如果搜出一個鑿子，一把鋸，一把斧頭或一包過錳酸鉀，便被指為兇手或意圖製造炸彈。”

人民時代雜誌在九月二十八日和十月二十六日兩期中說 “警察和軍人帶着他們相信的通風報訊者四處搜查。印度教的巨商例如 Birlas 和 Dalmas 等家的報紙對於所謂回族陰謀和搜出大批武器的消息，詳加登載，可是何以發現回族人藏大批武器的消息，總是在回族人早已離開搜出武器的地區以後才發表出來呢？假如是回族人首先動手，首先叛亂，何以印度人被殺者如此之少，而回族人被殺者如此之多呢？何以千百個回族店舖被搶停閉，何以有幾萬個回族人民逃到難民營呢？”

每日郵報的訪員於十月三日報導在軍警協助下有系統的殺戮和搶劫的情形如下

“我認為這種事件的真相是 例如在 Paharganj 有一羣印度人和塞克人攻打一個回教徒的房屋，房主被逼退到屋角，用他領有執照的獵槍放出幾顆子彈，於是軍警齊來用機關槍和手榴彈向房內亂射。結果又一個用武器威脅其守法的印度人鄰居的回教徒就完了。軍警毫無紀律的情形使人驚訝不已。兩天以前我在 Connaught Place 看見一羣塞克叛徒正在搶劫一個店舖，同時在店舖四個門面以外的拱廊上有一肥胖的士軍官高臥於吊床上，酣然大睡。一個星期以前的星期一我們四個人往 Chelmsford Road 看見 Rumaon Rifle 隊的士兵公然幫助突擊者和搶劫者前後達三小時之久。這是在丁丁對搶劫者‘一見即殺’的命令以後的事。目下紀律較前嚴緊些，可是仍有種種使人驚奇的放棄職守的事。Gurkhas 素來是最可靠的軍隊，可是他們也有時不盡天職。

“例如上星期的星期三，在舊德里車站上有一回教徒被用棒球棍擊殺。據在場的一個歐洲人說，Gurkhas 士兵視若無睹。

九月十一日的印度時報特別訪員報導稱 “今天是四天來全城首次尚稱安靜的日子，但是在若干區內等於墳墓的安靜。街道和公共場所的清掃是今天主要的工作。”

孟買的印度時報於九月十二日報導稱 “第一，幾千所房子和店舖被焚毀、破壞或搶劫，第二，成千成萬的回族人被迫放棄他們的日常工作，不得不逃到受印度軍隊保護的難民營中躲避，第三，城內的生活幾乎完全解體，當局對住家和旅館配給數量極少的食糧，第四，成千成萬因車被破壞而走開的無主牛馬在街頭或空地上徘徊，全城四處的綠草地上時常看見這些牛馬吃草。”

九月十一日，Rashtriya Sewak Sangh 的打手和 Akali 的塞克人闖入 Daryaganj 的曙

光報社和曙光印刷所。這是回族在印度聯盟中所辦的唯一英文日報。據英國廣播電台報導稱突擊曙光印刷所的人和當地的軍隊槍戰二小時之久。報社裏面的設備都被搶劫，屋房被放火焚燒。從那時起，曙光報就不能在印度聯盟的首都繼續出版。在東旁遮普、德里或聯合省內現在已無回族主辦的英文報紙。

可是印度代表還在他發言時抱怨說 曙光報稱印度政府發表的公告為“敵方報導”。

印度政府對於英國報紙加以申斥。倫敦泰晤士報的新德里訪員報導如下

“據聞從九月一日起所有從加爾各答發出的電報，如果涉及當地社區間的情事，不論發到印度國內或國外都必須經過檢查。自從大戰結束以後，印度檢查新聞的事這似乎還是頭一次。”

他就因為發出這篇報導而受申斥。

尼赫魯於八月二十七日在新德里舉行記者招待會時，嚴辭責備全世界各地報紙的訪員說“他注意到有些報紙訪員最近從印度發出的報導很不公正，而且故意造成對若干社團或若干方面不利的印象。他雖然毫無妨礙新聞自由之意，但是外來的人不能過於不守規則。現在所說的話可能影響印度與外國間的關係。”他又警告說“假如諸位還沒有認清的話，務請注意 自從八月十五日以來，情形已與前不同了。”

九月二十九日的約克郡郵報載稱“德里是國民大會政府的所在地，所以是最應該維持秩序的城市，可是即在德里也有成千成萬的回族人民不敢回家，只得躲在難民營中受苦。任何客觀的觀察者都可以看出這次屠殺起於塞克人的暴行，而印度政府不能或不肯鎮壓這些塞克人。”

九月三十日有一批來自鄰近村莊的武裝突擊者攻入 Safdarjung 醫院，結果四個病人被殺，十三個病人受重傷，可是甘地於九月二十六日在某次祈禱會中却發表演說如下“假如巴基斯坦仍然不肯認清過失，不自反悔，印度政府就不得不與巴基斯坦作戰。”

倫敦真理雜誌十月三日在社評中稱“聖雄甘地現在大放厥辭，談論與巴基斯坦作戰。他有點不倫不類的選擇了一次祈禱會，首次以未來的戰爭首領姿態出現，向巴基斯坦威脅說 假如巴基斯坦不認清他的過失，那末印度政府就不得不向巴基斯坦作戰。甘地現已七十八歲，風燭殘年，所以對於流血的後果，毫不

在乎。據他說，假如所有印度人同歸於盡，他也並不介意。

“不論後來如何解釋，這種言論足以證明甘地對於他自己的話和行動是不能負責的，因此除非將他送到神經病院，人們就不能放心。不過他現在仍然是印度政府後面的一大力量，很可能有人重視他的狂妄和危險的言論。”

我並不是說我同意這位訪員的話，同時我也不敢用他所用的詞句，我無非將他的話向諸位宣讀而已。

倫敦“探討雜誌”於十月四日載稱“甘地忽然間放棄和平主義，未免使很多人驚奇。當時可能是一時衝動的話，隨後他雖然加以文飾，可是仍未闡明此事。一個和平主義者在任何情形下不能贊助或接受戰爭。幾十年來甘地的和平主義受到殘酷現實的測驗，這是第一次，因為這次遇到存亡斷續的局面，真正激起他的感情。和平主義的一大缺點是沒有人能夠真正知道假如遇到實際恐怖狀態，例如納粹主義所造成的恐怖狀態或印度目前所見的恐怖狀態，和平主義是否能站得住。假如和平主義不能接受和控制這種狀態，自然不能藉以保衛世界文明。甘地可在英國政府統治下提倡和平主義，可是在目前的野蠻而殘酷的屠殺情況下是否還能堅持和平主義，似乎又當別論。”

倫敦“經濟學人”十月四日的社評說“目下有人公然談論戰爭，而且在印度有人竭力提倡將印度改為一個印度教國家，使印度境內的回族人民不能享受公民權利。尼赫魯現受國民大會黨中若干固於社區主義者的強烈壓迫，他們前於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國民大會黨在各省執政的期間對於社區方面的偏見，就是回族人民紛紛加入回族同盟黨的主要原因之一。可惜甘地最近發表的演說激勵起來了印度族極端分子的情緒，他在這篇演說中雖然重申他本人崇奉不抵抗主義的立場，可是同時說，假如別無其他途徑可從巴基斯坦得到公理，那末印度政府就不得不與巴基斯坦作戰，這句話暗示以戰爭論，印度與巴基斯坦間的戰爭是合乎正義的戰爭。在許多印度人心目中，這一點不免比他的和平主義的理想更有力量。

倫敦泰晤士報特約訪員於十月五日報導稱“有一點不容否認，就是甘地和尼赫魯以及其他印度領袖，雖然大聲疾呼促勸各方容忍，可是各社區間目下的空氣非常混亂。今日德里以及其他重要城市，雖然尚稱安謐，可是這種安謐狀態的基礎是不容忍的心理，這種不

容忍心理已使少數民族社區的居民幾乎全部被殺或被驅逐出境。

“例如，德里回族區的許多街道上渺無人煙，搶劫殆盡，而以前住在回族區的居民，或者正由鐵路或公路逃向西旁遮普，或者正躲在難民營中苟延時日，驚惶不堪，一直在為其生命財產而擔憂。目下報復和仇恨心理的激烈，匪言可喻。除少數開明的領袖外，印度自治領和巴基斯坦自治領之間現有一種互不信賴的空氣，這種空氣恐在若干年以內不免影響和妨礙他們建國的努力。”

甘地在某次祈禱會中曾作表示如下 “目下似乎有一新現象，塞克人手持寶劍會同印度教徒或獨自闖入回族人的房屋，勒令搬出。塞克人現已不用小刀而用長劍，這種舉動竟在首都發生，實屬可怕。”

十月二十日的伯明罕郵報載有報導如下 “今日印度境內所剩約四千萬的回族人民日常被搜索，被迫不再擁護回族同盟，而且不得不向那些在北方屠殺回族者的同族人乞憐，藉以表示他們忠於其居留地的政府，不然他們就須從速放棄他們的世代家鄉，他們的土地，他們的生意和他們的財產遷至巴基斯坦。有許多塞克人，因為他們家鄉的一部分割讓給巴基斯坦而毫無收穫，目下會同許多印度人在印度倡導一種激烈的運動，企圖在德里建立一個完全屬於印度人的國家。印度政府現仍主張不分社區的原則，所以反對上述運動。印度內閣的意見也不一致，印度內閣主要由於其導師甘地的深刻影響，才有採取容忍政策的趨勢。目前局勢非常緊張，在南部，北部和西部的海德拉巴，喀什米爾和朱拿加各邦內情形尤為複雜，因為這三邦是印度與巴基斯坦爭執所在。在這三邦內，印度人和回族人武裝對立，除非異常幸運，才能避免再起衝突。”

甘地在另一次祈禱會後發表演說，指出在德里和新德里已有一百三十七個回教禮拜寺橫被毀壞，在有些回教禮拜寺內陳列偶像，又有許多難民隨意使用禮拜寺。

據報甘地在某次祈禱會後說，有一個回教徒給他看一本燒去一半的可蘭經，這個回教徒將被燒毀的可蘭經裹在一塊布裏，交給甘地，眼淚汪汪，不發一言而去。甘地認為如此侮辱可蘭經的人，等於侮辱他本人的宗教。他籲請印度人和塞克人以後不再如此破壞他們的國家和宗教。”

印度聯合通訊社於十二月四日自拉合爾發出報導如下 “巴基斯坦政府向印度政府抗議印度兵強姦難民火車中的回族女童事件。

“在十一月十一日從德里開赴拉合爾的難民火車中，印度軍隊派遣護衛火車的兵士強迫輪姦兩個年方十四歲的回族女童。這兩個女童到拉合爾後，經公正的醫學專家檢驗，專家的證明書和這兩個女童的陳述書已經提交印度政府。

“十一月二十八日，一輛裝載巴基斯坦人民的火車，離開 Hazrat Nizamuddin 火車站後，車中有四個青年回族女郎被護送的兵士拖入軍隊的小房間內強姦。

“巴基斯坦的抗議書也提到印度軍隊派遣護送難民的士兵非法搜查。十一月三十日到達 Walton 站的回族難民專車被迫在 Jandial 車站上停留三個半小時之久。這輛火車在 Attari 車站也被迫停留。第二次被迫停站時，車中的難民都被仔細搜查，他們的現金、首飾以及其他貴重物件都被拿走了。車上的非回族警衛警告難民說‘這些事件不可向人洩漏’。

“巴基斯坦政府的難民部促請印度政府立即在最高階層採取行動，並稱，這些護衛難民火車的印度軍人完全不顧天職，殘酷的強姦難民婦女，此種行為較之非回族暴徒強姦回族女子的事件還要嚴重。”

這都是中立客觀者所報導的實情，印度首都的狀況於此可見一斑。現有五百萬難民困苦萬狀，被迫離開上述地區，逃入西巴基斯坦，苟延殘喘。這一點甚為重要，因為德里到西巴基斯坦與喀什米爾到西巴基斯坦方向不同，而這五百萬難民都是從德里一帶來到巴基斯坦的，詳情往往慘不忍聞，言之酸鼻。種種慘無人道的行為，我不願贅述。

為公平計，我必須補充說明 在東旁遮普發生這許多慘案以後，東旁遮普的回族難民逃到西旁遮普時，他們的身體上往往有傷痕，他們將身受的困苦告知西旁遮普的同胞，因此，西旁遮普的回族才開始向非回族採取行動。於是發生了屠殺案件，搶劫案件，刺殺案件，火燒案件。

不論誰是被迫受害者，誰是開始攻擊者，不管對方是否有啓釁行動，總而言之，任何方面發生這種事件都是可惡而可恥的。為充分明瞭後來在喀什米爾開始發生的事件起見，必須記住已經發生過這種事情，而且這種事情，仍在繼續發生中。

西旁遮普發生的事件有兩個特點。第一點，當西旁遮普的人聆悉在印度境內發生的慘案後才有這種事件，第二，幸虧西旁遮普的屠殺規模尚小。這是由於兩種原因，一則回族並無屠殺任何人的計劃，當地的騷動是由於對方啓釁，一時衝動的結果。二則塞克人已按照計劃從西旁遮普遷出，因此，許多可能被殺的人幸免於禍。

現在講到喀什米爾邦本身。喀什米爾當代邦君的曾祖父於一八四六年以七百五十萬羅比向英國東印度公司購得全邦領土，以美金計，不到二百五十萬美元。

就社區而言，喀什米爾的人口分配如下：除查謨外，喀什米爾本土的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三點五為回族。查謨的人口百分之六十二為回族。查謨喀什米爾邦合計，百分之七十八居民為回族。人口總數約在四百萬左右。

Gilgit 是西北部高山地帶，一部分與蘇聯領土毗鄰，其居民全是回族。全邦面積為八萬二千方英里，大都是高山峻嶺，和不產植物的小山。這個地區以風景佳麗，著稱於世。喀什米爾的人民也同樣著名。他們的藝術技巧是大家所知道的，可是大家還不很知道，喀什米爾在 Dogra 朝統治下受了一百多年的暴政壓迫，其痛苦狀況，匪言可喻，幾乎可以說，生不如死，喀什米爾的人民自生至死，慘遭蹂躪，痛苦萬狀，一言難盡。所以往往死亡等於脫離苦海。

以上所說，並不是言過其實。今天在座的 Sheikh Abdullah 便深知他的同胞在過去百年來如何窮困潦倒，他可以證實我的話。一個普通的喀什米爾人如果三餐得飽，便是莫大的幸福。大家都知道即在目前的大君承繼其叔父登位以前他就可以隨便虛擲幾張數達幾百萬美元的支票，不以為異，可是這幾百萬美元的每一分錢都是他境內被蹂躪的人民困苦勞動幾小時的結果。我可以向安全理事會保證，簡單說來，喀什米爾普通人的生活，確實如此。這些受虐待的可憐人民也有時逼上梁山，起而反抗。這些勇於任事，果敢而十分藝術化的人民雖為多年來暴政壓迫，成為順民，可是他們前於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為了爭取一點最基本的人權和略為減輕暴君不斷蹂躪的苦楚，憤然起義。當時 Dogra 朝的軍隊以槍砲掃射，但是義士勇往直前，不肯後退，寧可以胸前的赤裸血肉接受子彈，這種勇敢行為使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為之鼓舞。在這一段悲壯歷史中，喀什米爾人民的血肉註定了喀什米爾 Dogra 朝

終歸滅亡的命運。在英國統治的掩護下 Dogra 朝得以苟延殘喘，但是他的滅亡指日可待。

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的起義對於該邦境外的附近英國領土有何影響呢？英國是大君的宗主，依照條約必須維護大君的統治，可是英國當時能否以其鼎力，阻止英屬旁遮普的人民參加奮鬥呢？響應喀什米爾人民前往救助的旁遮普回族人民八萬人被捕入獄拘禁。試問那時喀什米爾人民鬥爭的目的究竟何在？當然他們主要是為了爭取自由，反抗暴政和壓迫，他們的目的也在推翻種種殘酷的法律和習慣，例如，當一個窮苦可憐的喀什米爾人發現他的母牛不能繼續供給牛奶，只能屠殺時，他如自己動手將牛宰殺以便將牛肉分給他的家屬、朋友和鄰居，這在喀什米爾直到幾年以前還是犯死罪。Mr Gopalaswami Ayyangar 曾擔任喀什米爾總理多年，在治理該邦時曾盡力設法秉公主持人道，他可以證明此言之不虛。上述刑法在幾年以前已經減輕，但是目下如將自己所有老弱無用的母牛宰殺，仍可受七年徒刑的處分。當時喀什米爾人隨時可被強迫服役，假如大君某日要去打獵，就在各村拉伕，任何壯丁都可能被徵前往搬運大君的行李和槍械到山上去，然後將大君打獵所得連同行李槍械搬運回來。其他任何時間，大君如果需要服役，人民都可能被徵。

全邦土地都屬於大君，其他任何人都無所有權。無論一家人耕種一塊田地已有多少代，大君可以隨意驅逐他們。假如一個回教徒改歸印度教他仍可保持對其財產的一切權利。但依照邦法，假如印度教徒變成回教徒，他對其家產的所有權就完全喪失。嗣後經裁定實行若干改革，成立一個立法議會，因此喀什米爾人民的生活狀況，略為改善。

現在講到去年發生的事。英國人與印度人雙方間和印度人各方間所議定的憲政解決辦法，使大君不易決定方針。就地理、經濟和人民絕大多數的願望而言，祇有一條途徑可循，就是加入巴基斯坦。我們可以看出大君在某一階段確有循此途徑的傾向。

不論他是否確有此意，當時他與巴基斯坦訂立了一個維持現狀的協定。此地不妨解釋，何謂維持現狀的協定。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印度分治以前，印度在政治上原是一個單位，所以全境的國防、鐵路、郵政、電報、電話、以及其他種種事務都屬於同一系統。八月十五日兩大自治領至少在名義上分治，而且在若干地帶實際上在該日分治。假如是日必須將

上述一切事務調整就緒當然不可能。新的貨幣制度不能僅憑一紙公文而實行，郵政交通不能一一劃分，國防問題不能立即議定，其他事務也是如此。因此巴基斯坦與印度間訂有種種維持現狀的協定，其中規定上述事務在短期間仍然照舊辦理，而且對於各種事務分別訂立不同的時限。同時各邦間也訂有維持現狀的協定。每一邦按照其環境及需要與印度自治領或巴基斯坦自治領訂立維持現狀的協定，其中規定上述事務，主要為交通事務等，應仍照舊辦理。

喀什米爾大君與巴基斯坦訂立維持現狀協定後，似有採取相反方針的傾向，可是格於民意，所以發生問題。我前已說過，喀什米爾人口百分之七十八為回族。鑒於該邦的地理環境和人口分配，大君知道如果他走向加入印度的企徑而他所轄的人民提出抗議要求加入巴基斯坦，恐將難保其君位。

但是旁遮普的其他印度教却解決了這個問題。例如 Kapurthala 的人口大多數也是回族，可是 Kapurthala 的大君將這些回族人民一律驅逐出境，這就是該邦解決問題的方式。喀什米爾大君當時諒必以為在喀什米爾如將回族人民屠殺幾千人並將其領袖捕捉下獄，同時將一百萬左右的回族人民驅逐出境，結果大約其餘回族人民就敢怒而不敢言了。他顯然決定採取這種辦法。

九月全月中，大君的軍隊開始在查謨和喀什米爾邦，尤其是喀什米爾邦內 Poonch 一帶對回族居民加以種種暴行。Poonch 是一個小邦，其邦君屬於喀什米爾大君家族的較長一支，可是 Poonch 的邦君奉喀什米爾大君為宗主。不過 Poonch 有一特點，相當麻煩，就是根據最低估計，至少有七萬個 Poonch 人曾在上次大戰中參加聯合國一方作戰，因此不易對付。

巴基斯坦總理於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九電英聯王國首相如下

“大君的軍隊首先在 Poonch 攻打回族人民，這是大家都確實知道的。當地的婦孺逃至巴基斯坦避難。從巴基斯坦的邊境可以看見許多村莊火光滔天。他們隨後開始在查謨大批屠殺回族人民，這也是毫無疑義的。查謨 Sialkot 邊境駐軍的旅長曾親自向巴基斯坦的旅長說，他奉到命令將回族人驅出寬約三哩的地帶，所以他正用自動武器和迫擊砲執行這個命令。大君的軍隊帶領武裝暴徒幾次侵入巴基斯坦，這也是千真萬確的事。在某次侵入以後，巴基斯坦有

一村莊附近發現一千七百六十個回族人屍首。西旁遮普現有來自查謨的回族難民約十萬人。”

另一因素為來自西旁遮普的塞克難民和 Rashtriy Swyam Sewak Sangh 黨徒進入查謨邦開始大規模屠殺回族人民。

Sheikh Abdullah 本人也說喀什米爾發生騷動的原因在此。他前於十月二十一日在新德里招待他的茶會上演說，提到喀什米爾加入巴基斯坦的問題，據他說由於喀什米爾的戰略地位極為重要，巴基斯坦極盼喀什米爾加入巴基斯坦。假如喀什米爾邦加入印度自治領，巴基斯坦就要被完全包圍。

關於這次演說的報導續稱“他說明在沒有負責政府存在的情形下，人民極難決定此事，喀什米爾的大多數居民是回族，他們聽見若干邦內例如 Patiala, Bharatpur 及 Kapurthala 等處所發生的事件，當然不免驚惶，他們深恐喀什米爾加入印度以後對他們大為不利。

“他又說，喀什米爾的附庸邦 Poonch 目前發生的騷動是由於該邦採取不妥善的政策所致。Poonch 人民素受他們的邦君和邦君的宗主喀什米爾大君的壓迫，業已發動人民要求改革的運動，這個運動並不是社區性的。後來喀什米爾大君派遣軍隊進入 Poonch，所以該地居民人心惶惶。同時他說明 Poonch 的大多數成年人都是曾在印度軍隊內服役的退伍軍人，他們與 Jhelum 和勞阿爾平提的人民一向保持密切的關係。這兩個地方都在西巴基斯坦。

“他們將其婦孺護送出境，穿過邊界，然後攜帶境外人民所自動捐助的武器回到 Poonch。目前的情況是喀什米爾大君的軍隊不得不從若干地區撤退。”

這就是衝突如何發生，大君的軍隊如何壓迫 Poonch 人民的實情。Poonch 的人民大多是印度軍隊的退伍軍人，這就是說，在印度還是統一國家尚未分治以前他們曾參加印度軍隊。他們鑒於其他地帶所發生的暴行，眼見大難將臨，所以不得不將他們的婦孺疏散到 Poonch 以外，護送到西旁遮普，然後從他們在西旁遮普的親友借來或取來武器回家自衛。這豈不就是巴基斯坦總理所說暴動起源的真相嗎？豈不就是印度代表所否認的情形嗎？目下印度代表在此，他可以告訴我們這是不是實情。

十月二十二日的“政治家”雜誌報導 Sheikh Abdullah 的一篇演說如下“喀什米爾國民黨領袖 Sheikh Abdullah 今日在招待會上演說，籲請給予喀什米爾充分時間以便考慮究竟加入印度還是加入巴基斯坦。他說，在未作

此決定以前，我們的朋友可以幫助我們爭取自由，取消專制。’他又說 Kapurthala 的回族人民雖然屬於大多數，可是他們全被肅清了。該邦境內現無一回教徒存在。喀什米爾的回族人民業已聆悉他們的同胞的命運。Alwar Bharatpur 及 Kapurthala 的回族人民也遭遇同樣命運。他們不是被殺便是被驅逐出境，喀什米爾的回族人民顯然深恐同樣事情在喀什米爾發生。”這都是 Sheikh Abdullah 本人所說的話。

現在講到喀什米爾本土所發生的事件。上述暴行起初在查謨喀什米爾邦內若干地帶發生，隨後漸漸蔓延於喀什米爾整個領土。搶劫和殺人放火的情事，層出不窮。據報十月四日，若干村莊包括 Jandala, Makhalkothi, Nawal Danna 及 Cheerala 在內，都有大批居民在家中被焚斃。據估計，倖免於禍者不到百分之一。

十月五日 Salian 村被放火焚燒。一時大火燎原，遠在 Murree 山上即可望見，直至十月八日方才熄滅。據報全村的回族人，男男女女，兒童嬰孩以及老弱人民都被排列在一堵牆前為一隊塞克劊子手槍殺。Poonch 省內 Sudhnoti 村的回族人都被用自動武器殺害，整個村莊都被搜查、搶劫、放火燒盡。

這一帶的回族人無法生存，上述各村以及附近一帶的回族人成千成百不得不離開他們的世代家鄉。當他們到達 Jhelum 河邊正要穿過 Kohala 橋時，塞克軍人向難民羣攻擊並將許多回教女子從難民車中擄去。Jhelum 河在這裏正是喀什米爾邦和西旁遮普的分界線。喀什米爾邦的叛徒又穿過邊境攻擊西旁遮普的村莊。據巴基斯坦偵察隊報告，Phuklan 保安區受害最巨。該區內八十四個村莊中所有在邊界上的六十一個村莊都是 Dogra 人和回族平民雜居之地。Dogra 人於九月下旬陸續遷移到查謨境內，他們穿過邊界，進入查謨，隨身攜帶所有財產，同時對其田地採用隼土政策。

非回族居民遷出以後，這些村莊迭被襲擊，結果邊境上所有六十一個村莊都被來自查謨的 Dogra 突擊隊完全焚毀。目下上述各村莊渺無人烟。田中穀物全被毀壞，村內屋房蕩然無存，因此該地區竟無從重建。這六十一個邊境村莊，都屬於 Phuklan 警察局的管轄區內，根據該警察局記錄，該區已被攻擊一百餘次。這些邊境村莊的居民都是回族，往往為印度飛機用機關槍掃射。

環球新聞社於十月二十二日報導稱 整個查謨省內發生大規模暴動，結果傷亡極重。

喀什米爾回族協會於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檢討喀什米爾邦的情況，並通過決議案如下

“喀什米爾回族協會本次會議嚴厲指責 Sri Ranbir Singhpura, Mirpur, Rajaori, Poonch 及斯林納加各地向回族居民恣意開槍的舉動。

“在斯林納加，竟用木棍及催淚瓦斯對付無辜的兒童，這是任何文明政府所不應犯的罪行。

“在此緊要關頭，大君正在向外界呼援以便蹂躪邦內佔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回族居民，而巴基斯坦政府對喀什米爾邦的情勢極不注意，本會議認為遺憾。”

喀什米爾回族協會嗣於十月二十八日發表聲明如下

“目下迭自斯林納加得悉 最近數日內 Dogra 暴徒對於任何贊助喀什米爾加入巴基斯坦自治領的人一律加以清算。大君的軍警部隊內所有回族人都被解除武裝或被捕下獄，若干重要職員被解職成千成百的政治工作者被捕下獄。政治工作者的房屋被搶劫者無算。

“Baramula 及 Rampur 兩地的若干人祇因有歡迎解放軍的嫌疑便被槍殺，邦內的守法人民陷於恐怖狀態之中。任何有自尊心的愛國人士，不論其為印度人或回族人如果主張關於喀什米爾加入印度抑或加入巴基斯坦的問題應以民主方式解決，均不能保全其生命與名譽。

“喀什米爾政府給印度難民和塞克難民以武器而且鼓勵他們殺害回族人以及 Sheikh Abdullah 的大會所認為不忠貞的一切人士。”

據印度聯合通訊社十月三十一日報導 稱查謨區的衛戍司令 Brigadier Khuda Bakhsh 在查謨為 Dogra 軍人槍殺，他是整個喀什米爾軍隊中唯一關於回教的旅長。

Mr G K Reddy 是喀什米爾時報的主筆，他屬於印度族，因在報紙上支助被壓迫的人民而被從喀什米爾放逐。關於塞克人和印度國軍的兵士在 Dogra 軍警的幫助下對回族人所施的種種暴行，他曾發表談話，載於每日新聞——這是一在在喀喇基出版的印度人的報紙。該報於十月二十八日登載 Mr Reddy 的談話如下

“Dogra 人對於手無寸鐵的回族人亂加屠殺，此種瘋狂行動應使任何有自尊心的人引為羞恥。我看見一批一批的暴徒和軍人對於逃向巴基斯坦的回族難民橫加槍殺，並將屍首砍為數段。

“我在 Rajpura 看見的情形更使我傷心酸鼻。該地的官員和軍官領導一羣武裝暴徒攻打回教難民隊，亂加屠殺。我在途中看見邦君的官員公然向 Dogra 人分發軍械和子彈。

“我在查謨被拘留時，從我的旅館房間中看見有二十六個村莊在同一晚上火光滔天。整夜間從附近難民營中發出的槍聲不絕於耳。”

這是一個非回教徒目睹的慘狀，他屬於印度聯盟內的 Madra。

在查謨本土中，回族人受了暴徒的壓迫，紛紛逃至當地警察局的院中，當局答應保護他們。警察局附近的高樓屋頂都有 Dogra 軍人和塞克暴徒，他們不斷的向回族難民掃射，警察毫不加以干涉。同一天，十月十八日，是回族的節期，那一天向回族掃射的情事層出不窮，達十小時之久，據估計被殺者四千餘人。邦當局藉口警察人數太少，不足以阻止塞克人，印軍的士兵和 R S S 暴徒對這些手無寸鐵的回族人不斷攻擊。前任拉合爾高等法院的法官 Kanwar Sir Dalip Singh，當時正在代表印度政府視察查謨省。他要求回族人交出軍械和子彈，準備遷移到巴基斯坦。每人只准帶走他的鋪蓋和一個小箱，所有其他財產都被邦政府沒收。

十一月六日，七十個卡車載滿查謨省的高等回教徒向巴基斯坦境內最近的城市 Suchetgarh 開行，可是這一批卡車隊在 Kathua 路上改向 Sambha 前進，結果只有二十輛卡車抵達 Shakkargarh Tehsil 的 Mawa 一地，其餘各輛卡車都在途中被迫停留，使乘客進退維谷。途中有塞克暴徒等候，手持自動武器，攻擊載滿難民的卡車，開始搶劫和擄拐婦女，這都是預有計劃的舉動。回族會議黨主要領袖之一 Chaudhri Ghulam Abbas 的女兒也被擄去。

也許有人不明瞭回族會議黨和國民會議黨的區別。我應當說明，這是喀什米爾境內的兩個對立的政黨，都代表喀什米爾的回族人民。國民會議黨的黨員有些不是回族人。國民會議黨的領袖是 Mohamad Abdullah。方才所講的那一位是回族會議黨的領袖。

結果約有一千人飽嘗艱苦，到達巴基斯坦。第二天，另有二十六個卡車不向 Suchetgarh 開進，而在查謨區的癲瘋病院停留。車內乘客都被暴徒攻擊，同時有印度聯盟的飛機一架在天空飛翔，許多難民為逃生計，跳入附近的運河，正在游泳過河時被護衛隊所掃射，結果傷亡者甚多。回族會議黨的另一主要領袖，Chaudhri Hamid Ullah Khan 的家眷也在這

一隊卡車中，至今尚不知下落。嗣後有人向 Sir Dalip Singh 指明，軍人駕駛的卡車不將回族人從查謨護送到 Suchetgarh 而將他們送入虎口，境是他却表示愛莫能助。據他說，護送出軍事人員的責任，所以他們可以決定路線。

Akhnur 這個地名最近在報紙上時常看到⁰ 因為據說突擊者曾經佔領該地或包圍該地。在那裏印度人將兩千餘回族人集合一處，每五百人分為一批。他們離開該地時被 Rashtriya Swayam Sewak Sangh 突擊，所有財產都被搶劫，最後還被軍人攻擊，結果倖倖到達巴基斯坦者不及五百人。查謨 Tehsil 境內一小城 Daghiana 也有回族兩萬人遭遇與 Akhnur 回族相同的命運，喪命者極多。

來自查謨及附近村莊的難民向東旁遮普政府駐 Sialkot 的塞克區聯絡員宣誓報告真相。Sialkot 不在東旁遮普境內，但該聯絡員是東旁遮普的代表。

“十月十七日星期五，我們的村莊被 Brahmin 人，塞克人，Dogra 人和印度教最低階級人的武裝暴徒隊攻打，我們竭力自衛，因此暴徒不能縱所欲為。第二天，邦君的軍隊到達，用機關槍和步槍向我們掃射，殺害二十五人左右。邦君的軍隊是唯一開槍射擊者。我們既無保衛又無武器，所以一致決定遷移到 Miran Sahib。邦當局派一批軍人保護我們。隨後印度軍隊也開到該處。我們在該地的難民營中居留六天，可是我們無水可飲，所發食糧也不足以充饑，我們的兒女大都餓斃。我們離家時不能攜帶多少東西，而隨身所帶物件全被印度軍人和邦君的軍隊搶去。他們不斷的搜查我們，而且我們的婦女往往被 Dogra 和塞克軍人強姦。經過這次攻擊後，當地的 Tehsil 首長來向我們說，邦君的騎兵部隊不久就要前來保護我們。後來騎兵部隊來到時，隊長向我們說，應當準備經過 Bindwarhi 離開喀什米爾邦。我們正在準備離去時，印度軍隊，邦君的軍隊以及塞克人和 Dogra 人等紛紛向我們開槍掃射，結果九千人中僅有一百人倖得逃脫。Tehsil 首長從我們手中勒牽二萬二千個羅比。我們飽嘗艱苦，步行到達 Sialkot，大都須入 Sialkot 市立醫院療養。”

另有兩個英國人於十一月到查謨喀什米爾邦考察，向回族難民和邦君的官員查詢，隨後摘要撮述如下

“十一月五日早晨，查謨城當局擊鼓召集居民，以大君的名義宣告所有回族居民必須立即離開邦境，而且說，巴基斯坦業已邀請他

們前往該自治區。當局命令所有回族人民在查謨的廣場上集合，將他們從廣場送到警察局院中，他們都被搜查，大部分財產被沒收，最後載入卡車。當時告訴他們卡車隊將開至 Suchetgarh，但是途中改沿 Kathua Road 前進，在 Mawa 忽然停住，叫所有乘客下車。

“卡車的駕駛者都是全副武裝的塞克人，他們到 Mawa 後，將所有年青婦女聚在一邊，隨即攻擊其餘乘客。喀什米爾邦的軍人，視若無睹，而塞克暴徒和印度暴徒却紛紛殺害回族難民。

“那次共有四千個回族人離開查謨，到達 Sialkot 時只剩九百人。其中包括 Mr Ghulam Mustafa，他是邦議會的議員，他的妻兒和妹妹都被殺害。喀什米爾回族會議黨主席 Mr Ghulam Abbas 的女兒和妹妹都在這次襲擊中被突擊者擄去。

“十一月六日，七十輛卡車載滿查謨城大多數高等回教人開往 Suchetgarh。離城數里時，卡車都停下，乘客被武裝的塞克暴徒攻擊，結果只有三人抵達 Sialkot，所有其餘乘客都被突擊者屠殺。突擊者包括邦君的軍隊和 Rashtriya Swayam Sewak Sangh 黨徒。

“另有卡車三十輛由 Dogra 和印度軍隊護衛於十一月九日到達 Suchetgarh。護衛的軍隊在邊境上迫令婦女七人下車，且將難民所有行李搬下。

“一九四七年十月初，Samba 的回族居民約一萬四千人，被印度人和塞克人包圍，這些村莊的食糧供應和水源被切斷。

“十月二十二日，大君親自到 Samba 村莊視察。他離開 Samba 後，村內所有回族妻女都被邦君的軍隊擄去，男子都被屠殺，只有十五個人倖免於禍，逃至 Sialkot。

“十月二十日，Kathua 回族約八千人要求當地長官保護而長官置之不理，於是集合在 Kathua 附近的 Mulla Tank，集合後向巴基斯坦邊境前進，於三哩路外被 Dogra 軍人和武裝的塞克人包圍，結果慘遭屠殺，祇有四十個人逃到 Sialkot。

“查謨警察於十月初向該邦當局報告，而且在紀錄中登載稱塞克人和印度人從 Gurdaspur 經由 Kathua 私運軍械和子彈入查謨省境內。當地警察將走私者的軍火緝獲後復被該邦政府的印度軍官搜去，交還私運者。

“查謨城內所有屬於回族警察，均已於十月二十二日被解除武裝，勒令遷至巴基斯坦。十月二十八日 Daghana 的回族人被攻時，查

謨邦警察隊中有若干官兵前往救助，但是邦君的軍隊以步槍相向，勒令折回。

“Piran Sahib 區的回族居民約二萬五千人遵從邦政府的命令在 Maogaon 集合，準備遷至巴基斯坦。邦政府於十月二十三日令他們步行前往巴基斯坦。他們正在起程時所有婦女和他們的所有財產都被 Dogra 軍人奪去，其餘的人被迫排列一行，被 Dogra 軍隊用機關槍掃射。二萬五千個難民中只有二百人左右到達巴基斯坦，途中他們於晝間藏在田裏，夜間趕路。

“另有回族一萬五千人左右於十月二十日從附近村莊召集到 Akhnur 橋邊。邦政府要求他們步行前往巴基斯坦，他們當時拒絕，遂被 Rajput 及 Dogra 軍人殺害。結果只有一百人因在農田中倖免於難。”

Poonch 和查謨省的無辜回族人現仍不斷受這種暴行的壓迫。從喀什米爾邦逃入巴基斯坦的回族難民總數已達二十萬人以上。Sialkot 的美國教會紀念醫院一處即已緊急救治兒童六千四百二十三人，婦女五千九百九十四人。此外有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在 Sialkot 的市立醫院中療治。他們大都受有刀劍、步槍和手槍的創傷。

對回族所施暴行中之最悲慘者是兒童的母親目睹他們的子女被暴徒傷害。喀什米爾暴徒所擄拐的婦女總數目前無從準確估計，但根據最低的估計，約有至少二萬五千個女子被全邦各地的 Dogra 軍人，塞克人 Rashtriya Sewak Sangh 暴徒和印度國軍部隊擄去。最殘酷的事件是有婦女三百人在 Devi Batala 被擄，隨後慘遭輪姦，不堪痛苦而全部斃命。只有一人逃到巴基斯坦邊境某地。

這是喀什米爾邦若干事件的真相。這些事件不但發生在喀什米爾加入印度聯盟以前，而且在加入以後仍然繼續發生，許多事件都發生在十一月。喀什米爾於十月二十六日加入印度。印度聯盟的軍隊於十月二十七日開入喀什米爾。

巴基斯坦當然對上述種種事件提出抗議。巴基斯坦政府外交部部長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二日致喀什米爾邦總理電的原文如下

“據巴基斯坦兵士回 Poonch 休假歸來報告稱正規軍隊和武裝暴徒正在該邦內攻打回族村莊。同時從 Murree 山一帶可以望見大批村莊正在焚燒，足見上述兵士的話確有根據。巴基斯坦政府對於其邊境上和平的維持及鄰近地區內回族人民的福利至深關切，因此僅憑此

點即有權要求保證採取在 Poonch 恢復秩序的步驟。且該地現狀尚有一特點尤足危及巴基斯坦政府深願與喀什米爾保持的友好關係，即巴基斯坦素來從 Poonch 招募大批兵士。此類兵士所隸屬的軍團中情緒日見激昂，深恐一觸即發，後患無窮。巴基斯坦政府願避免發生此種事變，而且料想喀什米爾政府的願望亦復相同，但為挽回起見必須立即採取有效步驟終止目前局勢，且如貴邦軍隊果真參預對回族的攻擊，務須切實恢復紀律。巴基斯坦政府盼將貴邦所採取的行動具體告知。”

同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長又電喀什米爾總理如下

“巴基斯坦政府茲提請貴邦政府注意九月間自查謨邦迭次突擊 Sialkot 的事件。截至本日止據報 Dogra 武裝暴徒及來自西旁遮普在查謨邦避難的難民至少曾前來襲擊六次之多。每次襲擊時均有大批回族人被殺。九月十一日襲擊 Phuklian 保安區內兩個村莊時約有回族六十人被殺，另有婦女十一人被擄。最近據報 Dhandar 村的回族人被查謨邦的非回族兵士截擊搶劫。巴基斯坦政府認為查謨邦的襲擊者侵犯巴基斯坦領土一舉非常嚴重，同時認為萬不應准許非回族難民利用貴邦領土為攻擊西旁遮普的根據地。倘貴邦政府對於此種襲擊行動不加制止，任其繼續發生，則巴基斯坦政府即不得不認為此乃非友好行為。因此巴基斯坦政府鄭重提請貴邦政府立即切實採取制止侵襲西旁遮普領土的行動。”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日、九月十一日、九月十六日、九月十八日、九月二十日、九月二十四日及九月二十五日都又發生襲擊行動。

喀什米爾總理答復上開兩電的來電內稱

“喀什米爾政府得有充分證據，足知確有外人滲入本邦的情事。遇其所造成的騷動不能由民政當局予以有效制止時軍事當局自不得不採取行動，此乃任何政府所必採取的步驟，巴基斯坦自治領遇有此種情形時亦必出此一念。倘此種行動使任何人感覺不滿，喀什米爾政府料想貴國當亦承認軍事當局負有協助恢復秩序的任務。喀什米爾政府願對整個事件舉行公正調查以便釋除誤會並使喀什米爾政府即在外人越境挑釁之情況下而迄今嚴格保持且認真維護的友好關係得以恢復。但貴方對於此種請求如不置理，則喀什米爾政府迫不得已惟有邀請援助藉以抵禦巴基斯坦人在本邦邊境上所採侵犯和不友好行動而已。”

該電文中毫未提及虐待等情事。喀什米爾方面對於整個事件僅以正當軍事行動為藉口，同時聲明應舉行公正調查。此外並稱如巴基斯坦政府不同意舉行調查，喀什米爾即不得不求援，換一句話說，諒必即將請印度政府派兵支助。

喀刺基方面於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八日電復喀什米爾總理如下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五日來電的措詞及口吻使人驚異。關於巴基斯坦政府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二日第二四一號電及第二四二號電所提具體指責，貴方並未立即採取有效行動，反而僅含糊指稱巴基斯坦人滲入喀什米爾並指控邊境居民造成不良關係。茲對上述指控兩點鄭重嚴加否認。喀什米爾與巴基斯坦之間時有行旅因正當事務往來，但所謂在喀什米爾邊境上巴基斯坦境內免費發放械彈一說及所稱武裝人民滲入喀什米爾境內一節全無根據。

“另一方面，目下有許多證據證明喀什米爾邦的回族人遭受殘酷壓迫且 Dogra 武裝暴徒及來自旁遮普的非回教難民時入巴基斯坦境內襲擊。最近據報 Dogra 軍士突擊 Channa Khurd 村，向當地警察開槍。結果該村巡長被殺。現有大批武裝塞克人以及屬於 Rashtriya Sewak Sangh 的印度人前往喀什米爾，意圖重演前在東旁遮普演出的行徑，即殺戮、恫嚇、及驅逐回族出境。實際上回族人業已開始大規模逃離喀什米爾邦。

“目下喀什米爾境內的回族居民橫遭壓迫，被用武力逐出邦境，巴基斯坦政府不得不認為此種情態非常嚴重。茲見貴邦以‘邀請援助’為威脅，諒必指向外國求援而言，深為驚訝。

“邀請外國干涉的唯一目的即在完成對回族人所施的壓迫，以便不顧佔貴邦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回族居民及其他居民所已公開表示的意志，參加印度自治領的奪取政權行動。茲特鄭重提請注意如不改變此種政策，停止貴方目下用以實行此種政策的準備行動及實際措施，則後果不堪設想且應全由貴邦政府負責。

“巴基斯坦政府鑒於目前的嚴重局勢，業已仔細考慮貴方所提‘對整個事件舉行公正調查’的建議，認為這個建議確有價值。茲請貴方立即指派參加此調查團的代表。一俟獲得答復，巴基斯坦政府即當指派我方代表，俾使調查團立即着手對整個事件徹底查究。同時並望雙方盡力採取步驟恢復兩方的友誼關係。”

試觀截至十月十八日為止情勢究竟如何呢？當時雙方互相提出指責。關於那一項指責似有根據，那一項似無根據的問題，我也不必贅述。雙方當時互相提出指責，雙方都有苦衷。喀什米爾的總理說“我要求舉行公正調查。假如你不肯接受我所提舉行公正調查的要求，我就不得不向外求援。”巴基斯坦政府答復說“巴基斯坦政府鑒於目前的嚴重局勢，業已仔細考慮貴方所提對整個事件舉行公正調查的建議，認為這個建議確有價值。茲請貴方立即指派參加此調查團的代表。一俟獲得答復巴基斯坦政府即當指派我方代表，俾使調查團能立即着手對整個事件徹底查究。”

巴基斯坦政府業已接受喀什米爾方面的要求。因此他們毫無向外求援的理由。可是他們隨後又怎樣呢？喀什米爾方面首次要求舉行公正調查。我方答覆說“好吧，請你們派一位代表，我們也派一代表。”嗣後從來沒有聽見他們提起舉行公正調查這件事或聽見他們提起着手舉行公正調查的調查團問題。他們等於完全食言。

隨後發生的第一件事是喀什米爾首相十月十八日直接發給巴基斯坦總督的電報，原文如下

“查貴我兩方前雖訂有維持現狀協定，相約凡在八月十四日與英屬印度已有約定的事項均仍維持原狀，惟自八月十五日以來，種種困難，接踵而至，不但從從西旁遮普接濟的物資忽然停頓，郵政制度亦不照常進行，以致礙及喀什米爾人民及公共行政。儲蓄銀行停止營業，郵政匯票不能兌現。西旁遮普銀行在喀什米爾所設分行的支票毫無效力。連皇家銀行的分行也因拉合爾貨幣專員停止匯款而不易履行義務，在喀什米爾登記的汽車到勞阿爾平提後即被扣留。Sialkot 至查謨的鐵路交通完全停頓。喀什米爾邦雖然對從 Pathankot 到 Sialkot 的回族難民約十萬人發給通行證，而當喀什米爾邦民二百二十人經邦政府洽請護送至 Kohala 時竟有一百八十餘人為勞阿爾平提人橫加殺戮傷害。持有新式長距離射程武器的人大批滲入 Poonch，對非回族居民採取種種殘忍行動，橫加屠殺、傷害、搶劫、並放火燒燬民房、擄掠婦女。

“地方當局以及省當局、中央當局迭曾要求合作，但巴基斯坦當局徒託空言，其實際行動反而變本加厲。巴基斯坦政府似授權境內報紙及無線電台不斷發表荒謬、誹謗及無稽的宣傳。同時唆使小附庸邦對喀什米爾肆意威脅，

甚至於以武裝干涉相威脅。巴基斯坦自治領的郵電局竟准許境內私人發出不能容忍的恫嚇電報，不加阻止。最令人髮指者實際上為巴基斯坦人採取的行動竟被歸咎於喀什米爾。除實際滲入 Poonch 外並時有暴徒從 Sialkot 襲擊喀什米爾境內的村莊。喀什米爾政府不得不認為地方當局明知且縱容上述種種行動，並相信巴基斯坦政府承認此類行動極不友好，甚至於可謂敵意行為。

“最後本邦政府鄭重聲明不能再容忍此種態度，聽任其對喀什米爾人民的生命財產發生嚴重後果，因本邦政府負有以全力保衛其人民的神聖義務。喀什米爾政府現仍希望貴總督親自查明此事原委，制止目下發生的種種暴行，倘貴方對此項請求仍然置之不理，則貴總督諒必承認本邦政府有權邀請友邦援助以便抵禦對其基本權利的侵犯。此電除逕致巴基斯坦總督外並另拍發巴基斯坦總理查照。”

巴基斯坦總督電復喀什米爾大君如下

“茲接貴邦總理十月十八日關於喀什米爾情勢的來電。該電於送達本人查照辦理以前逕即向報界發表，實屬憾事。巴基斯坦政府業與貴邦政府在電洽中，而貴邦總理致本人電的口吻及措辭竟以向外求援相威脅，幾等於最後通牒，本人深感痛心。任何負責的友好政府均不應以此方式應付目前的局勢。

“貴邦總理前於十月十五日致巴基斯坦政府電中以與此次致本人電的同樣侮辱口吻提出同類指責。且貴總理不俟巴基斯坦政府答復其上述來電，又於十月十八日逕電本人。巴基斯坦政府已於十月十八日答復上述來電，復電中明白指出貴邦政府的片面武斷指責實毫無根據。貴邦政府既將現待本人答復的來電全文向報界發表，巴基斯坦政府亦不得不將上述駁斥貴邦政府認論的復電向報界發表。

“上述來電所稱巴基斯坦不守維持現狀協定一節全非事實。貴邦政府所遇困難完全起源於東旁遮普的大規模騷動以及因該地騷動而造成的交通梗阻情形，尤其是由於煤料的缺乏。”

理事會當已明瞭在東旁遮普與西旁遮普之間情形如何。直到德里為止，火車交通等於完全斷絕。因此運輸全告停頓。所以各地都缺乏物資。巴基斯坦政府並非不願履行其依維持現狀協定所負的責任，而實係無從履行這種義務，主要原因是上述騷擾情形，同時也由於另一事實，這就是因為喀什米爾省內各地對回族肆意屠殺，喀什米爾這一區的鐵路樞紐勞阿爾平提（離斯林納加約二百英里）一地的火車

司機都要求如無軍人護衛以保障他們途中的安全，便不肯運送煤料到喀什米爾邦，而西旁遮普政府已在另一電報中說明它不能供給護衛。

巴基斯坦總督致喀什米爾大君電續稱

“西旁遮普政府本身亦遇有上述困難。關於銀行交易的困難係由於各銀行人手缺乏，不能歸咎於西旁遮普政府。實則西旁遮普政府業已竭力設法保障銀行業務。拉合爾貨幣專員不繼續匯款一事與巴基斯坦政府無關，因該貨幣專員隸屬印度儲備銀行。”

西旁遮普的這些銀行都不屬於回族所有。這些都不是政府的銀行也不是回族人所辦的銀行，而是非回族人所辦的銀行。所以假如這些銀行不履行其義務，並不是回族人的錯處。實際上這些銀行並非故意不肯履行義務。由於上述種種騷亂情形，很難使銀行的行員照常辦事。各地銀行大部份時間都不開門所以業務不能進行。

巴基斯坦總督電續稱

“貴邦政府所述新聞報導及私人電報兩點方不成立。貴邦政府似不明瞭西旁遮普並無新聞檢查制度。因此對地方當局及省當局所作的指摘全無根據。貴邦政府強指巴基斯坦中央政府的諾言為徒託空言，亦係無稽之談。巴基斯坦政府仍然信守前此所提出的保證而且誠願履行維持現狀規定。

“為消除關於交通及物資供應方面的困難起見，巴基斯坦政府早已提議由巴基斯坦與喀什米爾兩政府各派代表舉行會談。喀什米爾對於這項建議置之不理。鑒於此種情形本人不得不推斷上述種種無稽之談無非用以掩蔽貴邦政府所採政策的真正目的。這種政策的最近實例為對喀什米爾國民會議黨領袖與回族會議黨領袖加以不同的待遇。貴邦政府一方面釋放前經法庭判定犯叛國罪的 Sheikh Abdullah，同時取消對其黨員所下的禁令，且准許國民會議黨自由作宣傳活動。

“另一方面，Mr Ghulam Abbas 及其黨員原僅被指為不服從禁止回族會議黨開會的禁令，却仍繫於縲絏之中，而且回族會議黨不能行使最基本的公民自由權利。貴邦政府所採多方壓迫回族的方針，貴邦軍隊所施暴行使回族人民不得不紛紛逃離喀什米爾邦的事實，以及報界所發表的種種新聞，尤其是將滿載無稽之談的貴邦總理致本人電文逕向報界發表一事，還有向外求援的威脅，凡此種種均足表現貴邦政府所採政策的真正目的在於覓取機會獲致印

度自治領的干涉及協助以使用政變方式加入印度自治領。

“上述政策當然使貴邦境內佔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回族人民憤慨疑慮。巴基斯坦請貴方指派代表會商的提案實屬當務之急。本人認為消除困難和好解決的方式為由貴邦總理前來喀喇基討論目前的情勢，不必以函電繼續責罵爭辯。茲並重請注意本人贊同貴邦總理十月十五日來電所作業經巴基斯坦政府於十月十八日電復接受的建議，對整個事件舉行公正調查。”

截至此時為止，業已採取了三個步驟。當事變初起時，喀什米爾方面指稱巴基斯坦不履行關於物資供應的協定。巴基斯坦方面指稱時有侵入巴基斯坦境內突擊及在喀什米爾邦內屠殺回族人情事，經建議由巴基斯坦政府派一代表赴喀什米爾與喀什米爾邦的總理就地商洽。事實上巴基斯坦政府當時委派喀喇基外交部協理祕書長前往辦理此事。該員到達喀什米爾所受的待遇是該邦總理拒絕商談。這是巴基斯坦設法和平解決的第一次努力。

第二步驟為喀什米爾總理於十月十五日提出的舉行公正調查的建議。巴基斯坦政府立予接受，且電知喀什米爾接受此議，請即委派代表並告以一俟獲得答復當即委派我方代表。但嗣後杳無信息，經於總督十月二十日去電中重申此議。

巴基斯坦總督又進一步提出建議。他主張不必以電報往來互相責罵爭辯，而仍提議舉行商談。他提議喀什米爾總理前來喀喇基面洽。但喀什米爾方面不肯接受此議。嗣後繼續接到關於西巴基斯坦境內暴行及突擊情事的報告。

巴基斯坦政府於十月二十一日自喀喇基電斯林納加城喀什米爾及查謨邦總理如下

“前於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二日以第二四一 R C /47 號電報促請注意 Poonch 一帶的緊急局勢。嗣後據報 Poonch 業已進入恐怖狀態，因 Dogra 軍人在 Poonch 一帶從事種種狂暴行動。大批難民自喀什米爾境內逃至巴基斯坦，報告種種野蠻和不人道情形。巴基斯坦軍人對於其在 Poonch 一帶的家屬安全深感憂慮。由於貴方不肯明白報導或保證，極難使上述軍人放心。茲請立即將當地情勢詳細告知並保證回族生命財產的安全。”

另一關於突擊巴基斯坦地帶情事的電報原文如下

“前於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二日以第二四二 R C /47 號電報促請注意時有從查謨邦襲擊 Sialkot 區的情事，請即採取嚴予制止的行動。

十月十五日尊電中對於所探制止突擊的行動未提隻字，而突擊情事仍不斷發生。據西旁遮普政府十月二十日報告稱 有一查謨邦軍隊用布倫式機關槍及步槍襲擊 Sialkot 邊境的村莊，除搶劫外並殺害十八人，焚燬一村莊。另在 Suchetgarh 附近有查謨邦軍人開槍，結果回教徒兩人，基督教徒一人被殺。又喀什米爾邊境附近數村莊被焚燬。邊境村莊內的回族人民紛紛逃離。此事非常嚴重，貴邦政府務須加以制止。”

關於突擊事件另尚發出數電。嗣於十月二十六日喀什米爾“加入”印度自治領後，印度政府的軍隊隨即於十月二十七日開入喀什米爾。安全理事會現已明瞭喀什米爾與巴基斯坦的地理關係及經濟關係。理事會亦已知悉喀什米爾與巴基斯坦訂有維持現狀的協定。巴基斯坦政府與印度政府間亦訂有維持現狀的協定。喀什米爾要求加入及印度接受加入的文件，就是喀什米爾大君致 Lord Mountbatten 函及 Lord Mountbatten 的接受書，業經印度代表宣讀過了〔第二二七次會議〕。

喀什米爾政府及印度政府從未通知巴基斯坦政府謂已有此舉動或準備有此舉動。假如當時喀什米爾的情勢引起嚴重疑慮（當然要引起嚴重疑慮），那末在喀什米爾向印度政府提出請求時印度政府豈不應立即與巴基斯坦政府接洽，告以“我們兩方都關切此事，何不協商挽回當前局勢呢？”印府政府何以連它的軍隊準備開入喀什米爾一點都不肯通知巴基斯坦呢？巴基斯坦政府未曾接到任何通知。所以當時沒有機會協商，也沒有機會採取共同行動以便達成解決。

可是目下印度政府竟指責巴基斯坦不與印度共謀解決。事實上印度政府的行動已使共謀解決成爲不可能之事。我應該再度指明我方前曾提出採取共同行動的建議。巴基斯坦直至十月二十八日印度軍隊業已開入喀什米爾以後方才接到通知。巴基斯坦的總理於十月二十八日收到印度總理來電，原文如下

“前曾將爲喀什米爾情勢事致英聯王國首相電全文送請貴國查照，且將印度總督與喀什米爾大君間關於喀什米爾邦加入印度聯盟事的來往公文送上。茲已續電英聯王國首相，告以斯林納加及喀什米爾受有突擊的威脅，情態緊急，且將印度政府所採保護該地人民的行動告知。現擬請貴國政府協力合作以便制止突擊者自巴基斯坦進入喀什米爾境內。此種突擊行動業已造成大規模的殺戮及破壞，倘不立即制

止，勢將使喀什米爾成爲廢墟。此類不負責的突擊者如在任何地帶獲得成功，其影響瞬即延及印度全國各地。是以爲巴基斯坦與印度兩國的利益計，此種突擊必須停止。突擊者既係來自巴基斯坦領土，當可在貴國境內加以制止。

“茲向貴國政府鄭重聲明 印度政府由於斯林納加遭受迫急嚴重威脅不得不採取行動。俟驅出突擊者，恢復秩序以後，印度政府毫無干預喀什米爾內政之意。

“此外關於喀什米爾加入印度聯盟事，業經聲明尚待人民公決。印度政府並無強加任何決定之意，當以民意爲依歸，但在恢復治安以前自無從查明民意所在。因此保護喀什米爾以免遭受突擊者蹂躪，誠爲當務之急。深盼在此方面獲得貴國政府合作。”

該電附載喀什米爾大君函及 Lord Mountbatten 復函的全文。

主席 對不起打斷你的發言。據說因爲你徵引電文時宣讀過速，所以不易紀錄。你以前的發言恐已造成困難。可否請你在徵引時不要讀得太快。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總理的復電原文如下

“迭奉尊電，內十月二十九日一電業經答復。此事實情爲 塞克人前於八月間在東旁遮普攻打回族致使巴基斯坦全國人民憤激萬狀。經竭力勸導，始能阻止 Pathan 族人進入西旁遮普對印度人及塞克人加以報復。嗣 Poonch 之回族人又遭受襲擊，同時喀什米爾邦軍率領暴徒在查謨對回族人大批屠殺。當喀什米爾情勢顯示東旁遮普事件將於該邦內重演時，倘不利用軍隊力量即無從完全阻止部落人民攻入喀什米爾，而如用軍隊鎮壓深恐在邊界上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貴國政府最近藉口喀什米爾加入印度聯盟派兵開入該邦，以致當地局勢益趨惡化。整個邊區民情異常激昂，部落人民尤爲憤慨。目下發生的事變應由貴方負其全責。在喀什米爾邦軍隊開始屠殺回族以前 Poonch 及查謨均頗安靜無事。喀什米爾政府自始即與貴國密切聯繫。同時巴基斯坦所提友好商洽的建議均遭拒絕或竟置之不理。本人前於十月二日提議由巴基斯坦與喀什米爾各派代表會商喀什米爾的物資供應及雙方互相指責邊境突擊問題。據喀什米爾總理稱無暇分身。巴基斯坦政府嗣仍遣派外交及邦務部次長 Shah 前往喀什米爾，但該邦總理拒絕接見商談。

“喀什米爾總理於十月十五日發出恫嚇稱巴基斯坦如不同意對目前事件舉行公正調查，該邦即將邀請援助以資抵禦邊境上的侵略。巴基斯坦立即表示贊同舉行公正調查。但關於此項提議，嗣後即未聞喀什米爾方面提及隻字。

“逾十月二十二日始發生 Pathan 人襲擊喀什米爾事件。由此可見喀什米爾提請印度派兵的計劃與上述事件無關，且此項計劃當非喀什米爾單方擬定。一切事實及所採行動均證明此事早經洽妥。

“此項計劃的起因諒必為喀什米爾軍隊未能壓倒 Poonch 人民，同時該邦政府預知其查謨屠殺回族的舉動勢必引起反應。

“本人茲向貴國政府呼籲制止目下仍在查謨發生的殺戮事件。昨日西旁遮普又被一羣配備精良的暴徒侵犯。經村人抵禦，結果上述暴徒撤退，嗣發現身穿制服的 Gurkha 兵士兩人的屍首。此類事件如繼續發生輿情當愈益鼎沸。”

此時經提議在拉合爾舉行會議。巴基斯坦的總督及總理當時都在該地，但都身體不適。原議是除巴基斯坦總督及總理外，邀請印度總督 Lord Mountbatten 和印度總理 Pandit Jawaharlal Nehru 以及喀什米爾的代表參加會議。

這個提議經通知英聯王國的首相，因為他對於此事的演變深成關慮，切望各方能會商洽談，以謀解決當前問題。起初提議於十月二十九日舉行這個會議，但因 Pandit Jawaharlal Nehru 是時身體不適，未能從德里前往拉合爾，因此延遲到十一月一日。原望屆時兩位總督，三位總理和喀什米爾的大君等六人都能出席。

逾十一月一日，Pandit Jawaharlal Nehru 仍不能前來出席，但 Lord Mountbatten 來至拉合爾。Lord Mountbatten 與巴基斯坦的總督和總理進行討論。當時討論的經過載於「列巴基斯坦總理致英聯王國首相的電報中

“十月三十一日第三二七號電及同日關於喀什米爾情勢事來電均奉悉。原訂於十一月一日在拉合爾召開的會議未能舉行，因是日晨忽接 Lord Mountbatten 電話通知稱 Pandit Nehru 身體不適，不能前來拉合爾，因此只有他一人參加聯合防衛委員會的會議（按 Lord Mountbatten 為該委員會的主席）。他續稱希望藉此機會與巴基斯坦總督會晤，但他因憲法上對於總督職權的限制所以不能談判解決辦法。因此舉行會議的計劃在印度方面看來已成過去。印度政府如有誠意會談，當然可由副總理代表 Pandit Nehru 前來出席。”

據印度代表稱 巴基斯坦不肯合作以謀解決當前問題。可是巴基斯坦政府曾派兼管與各邦間關係的外交部次長前往斯林納加商談，而喀什米爾總理竟不肯與他討論。隨後喀什米爾方面要求同意舉行公正調查，巴基斯坦立即同意舉行公正調查並請喀什米爾指定代表，同時聲明巴基斯坦亦將派一代表參加。嗣後喀什米爾對此事隻字不提。於是巴基斯坦總理親自向喀什米爾大君建議請該邦總理來至喀喇基與巴基斯坦政府首長會商以便尋求和睦解決的辦法。隨後又曾建議舉行會議。在同時印度軍隊已開入喀什米爾，喀什米爾已加入印度聯盟，巴基斯坦遂提議三方在拉合爾舉行會議。其他兩方起初接受此議，但因印度總理身體不適不能前來拉合爾，以致會議未克如期舉行，經延遲三日。三日後印度總理仍不能前來，遂未舉行。可是正如巴基斯坦總理致英聯王國首相電中所說，鑒於情勢迫切，假如印度總理本人不能旅行，當然儘可派副總理前來出席，況且在印度政府中副總理正是邦務部的主管人。

當時巴基斯坦的總理兼任外交部長，主管外交事務以及印度邦務部。本人現任巴基斯坦外交部長，也主管這兩方面的事務。但是在印度政府中外交部長是由總理兼任的，而邦務部長却由副總理 Sardar Patel 兼任。副總理如果前來，不僅是代表總理而已，因為如此主管邦務的負責人便可以參加這個會議。可是印度的總理和副總理都未前來。

主席 對不起打斷你的話。不知你估計還需要多少時間發言，請你說明，以便籌劃理事會今後的工作。有幾位理事提議明天上午繼續開會。假如理事會決定明日繼續開會，現在就要着手準備。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巴基斯坦) 我並沒有演說稿，所以不能確定還需要多少時間。不過照我目前看來，假如安全理事會明天上午繼續開會，大約可在約一小時內結束。我想大概不過如此。

主席 既然如此，假如巴基斯坦代表不反對中止發言俟下次會議中繼續的話，諸位理事是否認為不如現即停會。假如贊成現在停會，理事會就要決定下次會議的日期和時間，主要是決定是否如有人提議在明天上午繼續開會。

Mr NOEL BAKER (英聯王國) 我想提議讓巴基斯坦代表在他所認為便當的段落上中止發言。我正在悉心聽取他現在所發揮的論據，假使他願意繼續發言，等到他告一段落時再中止以便下次另起一段，那末理事會諒必不

反對今天的會議延長一丁。無論如何，不管這一點如何決定，我希望理事會明天繼續開會。安全理事會中的其他代表顯然也有議論發表。我們應該積極進行討論。

主席 理事會如欲明日開會，必須現在決定始可。

不知有人反對明天上午十時三十分繼續開會否？

Mr DE LA TOURNELLE (法蘭西) 明天早晨也許可以提前半小時或一小時開會，以免明天下午又要繼續開會。

主席 有人反對明晨十時整開會否？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巴基斯坦) 假如安全理事會明晨開會的目的在讓我結束我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報告，那末我可以擔保理事會倘照通常時間開會，一定不至於需要下午再開會。我準於午前結束發言。

我固然不願使理事會遷就我個人的便利，可是理事會如果提早開會時間實在對我不便。

諸位諒必明瞭自從一九四八年一月十日我離開喀喇基前來紐約以來，我身體非常疲勞。

途中飛機機器出過毛病，又遇到壞天氣，所以沿路耽擱。昨晚我又整理資料以便向安全理事會陳述。現已發言三小時，諸位諒必也非常疲倦了。

諸位理事想必也不願提前開會聆取我的發言。

主席 想來法國代表並不堅持他的提議。

Mr DE LA TOURNELLE (法蘭西) 毫不堅持。

主席 現在無人反對明晨十時三十分繼續開會。

Mr NOEL BAKER (英聯王國) 理事會並未決定明天下午不開會。如有繼續進行討論的必要，下午仍可續開會議。

主席 請問巴基斯坦代表現在擬對他方才所發表的演說略加補充呢，還是同意目前告一段落。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巴基斯坦) 目前儘可告一段落。

(午後六時十分散會。)

第二百二十九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星期六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Mr F VAN LANGENHOVE (比利時)

出席者 丁開各國代表 阿根廷、比利時、加拿大、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敘利亞、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一三。臨時議程

(文件 S/Agenda 229)

一 通過議程。

二 查謨喀什米爾問題

(a)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印度代表為查謨喀什米爾情勢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文件 S/628)。¹

(b)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為查謨喀什米爾情勢事致秘書長函(文件 S/646)。¹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補編。

一四。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五。繼續討論查謨喀什米爾之情勢

應主席之請，印度代表 Mr N Gopalaswami Ayyangar 及巴基斯坦代表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各就理事會議席。

自此時起採用即時傳譯制度。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巴基斯坦) 安全理事會昨天下午散會時，我正說到巴基斯坦政府設法安排由印度自治領，喀什米爾邦，及巴基斯坦三方代表舉行會議。我說明因為印度總理抱恙，所以會議不能於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舉行。會議延期到十一月一日，到期又因同樣原因未能舉行。

但是，印度總督 Lord Mountbatten 到拉合爾來主持聯合國防委員會，因得與他舉行若干次談話。我在昨天宣讀巴基斯坦總理致英聯王國首相說明這個情勢的電報。我將繼續宣讀